

閑水集  
韓因鈞題



運 航



力 水



洪 防



溉 灌



水 給

443.685

885

4

# 問水集

附黃河圖說

明 劉天和



第一輯

第三種

據存素堂抄本及影鈔明刻本校印

封面題簽：韓紫石先生



3 2168 5000 2

## 問水集序

松石劉公函一帙以示續宗曰。子知夫水乎。子知夫治水乎。其要蓋在是矣。續宗登拜焉。見其粲然而理也。錯然而有章也。請益焉。曰。莫難于水之治也。自禹以至于今矣。予問之。至再三。而後知水也。而後知治水也。故予治水大都取諸人爾。知我者子也。子盡識之簡端。續宗辭不可爲之叙曰。夫聖莫如舜。智莫如舜。猶好問焉。神莫如禹。智莫如禹。猶行所無事焉。顧今事事者。不曰我能是也。則曰我既已知之矣。是之謂自用。自用則小。是之謂目晝。自晝則止。嘉靖十有二年。漕河壅。天子起公于家。任公御史中丞。勅總水。若曰。地平天成。惟都御史某其乃績。四月公至濟。兢兢焉。惟不勝天子之簡命。是懼。既而有見。則翻然曰。每事問。吾得之孔子。不恥下問。吾得之孔文子。于是西問于梁焉。河若何奠也。決若何隄也。淤若何疏也。東問于魯焉。汶若何導也。泉若何引也。南問于徐焉。淮若何滙也。湖若何滌也。北問于齊焉。白若何濬也。衡若何洩也。而又問諸縉紳焉。於諸勞心。罔不勸勉焉。而又問諸閭閻焉。於諸勞力。罔不懇懇焉。既而有得。則喟然曰。舜之所以爲聖。禹之所以爲神者此也。不本諸此。鑿矣。吾聞之先正云。莫與水爭。旨哉言也。故罔可復也。是可爲也。吾爲之。河不可引也。是不可爲也。吾弗爲之矣。不逾年而

告底績。天子嘉其成。陟公司空。若曰。是水也。是都御史某所克襄也。而公之賢簡在帝心矣。公暇。乃爲是集。集凡三卷。其論莫不切于水。詳於治焉。是故於河原其湍焉。於淮達其委焉。於治河察其趨焉。於防河審其向焉。於諸泉輯其出焉。於諸河理其入焉。於諸湖權其濬焉。於諸閘酌其積焉。於諸洪詳其避焉。其諸告文。其以至誠敬於其神焉。其諸奏議。其以至智忠於其事焉。於乎休哉。公楚人也。蓋嘗俯視洞庭矣。灑灑淵泓。受有定區也。知湖斯知河矣。蓋嘗旁觀揚子矣。瀾瀾奔騰。行有定壑也。知江斯知河矣。是故引大河。辟之雨。驟雨田。被其沃者什四。禾被其衝者什六。積小河。辟之雨。細雨沃及田者什八。沃不及田者什二。知此則知公矣。公學爲舜禹。而取諸人成諸已。以報諸天子者此也。此不可及矣。天子晉公司馬。勅總戎務三邊。有以哉。敢以是復於公。十有五年春三月望日。天水胡纘宗世甫序。

## 問水集序

問水集者。集松石公之問水也。公起柱史。以亮節著先朝。受知今上。召拜中丞大夫。簡命治河。適黃河南徙。水去積淤。漕渠湮滅。濟寧徐沛之間。餽運弗通。國計乏絕。公兩被璽書。深惟託命之重。語人曰。稽於有衆。禹所以底績于治水也。吾不如禹。吾可以自用乎。廼歷汴及淮。浮汶達濟。周迴數千里。所至雖斷港故洲。漁夫農叟。亦罔弗咨。咨罔弗悉。始悟中州地平土疎。河易流徙。時議力主導河。以雪漕渠。公曰。今之河惟恐其不南也。旣南而願欲其東。豈達利害之機哉。由是疏請決策濬渠。忘已盡人殫智畢力。彌三月而即功。百泉曾流。千艦飛挽。歲漕四百萬石。如期至京。中外神之。公曰。此予問諸水濱。謀在野。功在百執事。於予一人何有。列狀以聞。晉公司空。貳諸臣咸得受賞增級。人於是又服公之度也。旣竣事。凡黃河之遷變。古今治河之同異。隄防疏濬之制。九河之跡。七十二泉之派。開壩湖陂之數。經費漕輓之宜。禁戒諭建之例。莫記爲集。冬官郎廬山邵子刻以詔後。致公書。屬予爲序。予觀國家定鼎燕冀。食於東南。旣罷海運。轉漕內河。一時爲國宣勤。如開渠制閘。則宋司空陳平江之蹟可致也。河決楮防。則徐武功白康叔劉忠宣之勞足稱也。以公例之。豈不先後爲烈哉。噫。讀禹貢者思禹績。後之覽茲集者。雖

謂功不在禹下可也。或曰漕政者國之所以寄命也。今黃河之徙非常。安平之罅可慮。河運可常恃乎。予曰然。天下事守經常者必思變。憂未流者必曲防。元人都燕八十年。河海兼運。又通膠萊新河。計亦悉矣。孰謂盛世撫運萬年。經國者可無長慮乎。然公遂開府三邊。不暇計矣。敢僭附其概。惟後之好問者圖利焉。

嘉靖丙申夏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前翰林院庶吉士西蜀陳講書

問水集目錄

卷一

黃河

統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

古今治河同異 三條

治河之要 七條

隄防之制 四條

疏濬之制 五條

工役之制 五條

植柳六法

運河

統論建置規制

白河 三條

問水集目錄



問水集目錄

衛河 三條

汶河 四條

閘河 四條

卷二

徐呂二洪 二條

淮海

淮揚諸湖

閘河諸湖

諸泉 四條

黃河運河積貯

治河始末

修復汶漕記

重建衛河減水四牐碑記

告河文

卷三

謝恩疏

自陳乞罷疏

河道遷改分流疏

脩濬運河第一疏

脩濬運河第二疏

卷四

議築曹單長堤疏

薦舉方面疏

舉劾有司疏

改設管河官員疏

閩水集目錄

問水集目錄

急缺管河官員疏

卷五

治河功成舉劾疏

卷六

預處黃河水患疏

建開濟運疏

議免河南夫銀疏

問水集 卷一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天和著

【黃河】

統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

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嘗周詢。嘗視。歷攷前聞。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濁。下流束隘。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淤。伏秋暴漲。驟浪則淤。一也。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極湍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今於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無長江之淵深。三也。濱河郡邑護城堤外之地。漸淤。高平自堤下視城中。如井然。傍無湖陂之停滯。四也。孟津而下。地極平衍。無羣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六也。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瀾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即幸河道通直。下流無阻。延數拾年。否則數年之後。河底兩岸。悉以漸而高。或遇驟漲。雖河亦自不容於不徙矣。此則黃河善決遷徙不常之情狀也。故

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下。畢智殫力以從事。卒莫有效者。勢不能也。

古今治河同異 凡五條

史稱周定王時。河始南徙。竊意禹之治河。自大伾今濬縣境而下。播爲九河。是葉數百里地。今治瀛泉德之間爲受水之區。初無隄防以約束之。其間衝決遷改。雖禹之世。要自不常。惟使北向歸諸海而已。故三代之史。略而不書。非若今之民濱水而居。室廬耕稼其上。一有湛溺。即稱大害。治水者亦惟隨河曲折。築堤掩埽以障之。一值衝決。億萬財力。付之烏有。古今相去不亦大相遠邪。甚者宋元之間。喜功生事。妄興大役。其北也強排之而南。其南也強排之而北。曾不旋踵而或淤。或決。民勞財費。國隨以衰。可畏也已。惟我聖朝。建都上游。運道所繫至重。河每北徙。則不容於不塞矣。時異勢殊。要之各有攸當爾。

古今論治河者。多做禹九河之法。謂下流必疏支河。如之而後水患可息。嘗循故道。歷今河流。疑有未盡然者。蓋禹引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而下。乃疏爲九河。水流極其湍迅。而後可久無患。今河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誠可分爲八九。若冬春之間。或值久旱。即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一射許。如分爲九。不即淤邪。况南經鳳泗園陵。北妨兗冀運道。河之所洩。惟徐邳之

間爾復多阻山治之倍難與古大異然則下流分爲三四支河亦足矣不必泥古法也

漢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即禹之故智也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堤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盡中州大名之境率爲河所淤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衝決淤漫之濬治無已所溉之地一再歲而高矣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蓋身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迺邇淤澱久而必決者勢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爾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

古者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雖沁衛淇漳之水過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汴汜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導沁入衛歟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滙水諸湖以淤而狹安山南旺蒲濬泊昭陽諸湖大半淤填平濬積水甚少運舟恆苦淺澀若於武陟境內沁河橫建濬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勿俾與黃河相近以經延津縣南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自武陟至此三百餘里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黃河舊於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秋一小支下濬審須創開管大陸之北

永通閘北向張秋之道則設一閘。張秋以下水涵方閘南向濟寧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通閘入運河。自長垣境故道至此亦旱則沁不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况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邪。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通曷敢以輕議也。

國朝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爲大然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黃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溺爲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羣公誠有見於此矣。嘉靖甲午冬十月黃河從趙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河謂黃河水盛舟行閘面之利濬閘河二說莫能決余甚憂之迺相度二河道里遠近工役巨細權利

害輕重而折衷之引黃河濬淤幾四百里既深且廣其遠其費倍於濬閘河計非數月可完誤營運諸料物誤糧運京師公私仰給乏絕兼之故道難復縱復將即淤濬河修閘之費卒不可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况所濟魯橋下至黃家閘百七十里爾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諸泉初無預於黃河也。迺始決策濬河修閘惟將來天旱泉微。余甲午夏承乏治水魯橋以下黃河盛流閘面行舟瀆備一帶幾至絕流隨藉於南旺諸祠及泰山幸歷藉而大雨河始通運舟不免淺閣歐陽修有言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

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猶愈於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欲爲國家運道建萬世之利。惟引沁爲愈爾。詳見前

### 治河之要 凡七條

余問水始自中州。迺分遣屬吏循河各支。沿流而下。直抵出運河之口。逐段測其深淺廣狹。紆直所向。而後得其要。蓋孟津而下。夏秋水漲。河流甚廣。梁澤溢至二三十里。封丘祥符亦幾十里許。而下流甚隘。河出渦十餘丈。一支出宿遷。小河口廣二十餘丈。一支出徐州。小浮橋口亦廣二十餘丈。三支不滿一里。中州之多水患。不在茲歟。宜預爲儲蓄。候歲豐人和。加疏導可也。中州之民。墊溺之患。治河之勞與費極矣。是誠不容於已也。

治河決必先疏支河。以分水勢。必塞始決之口。而下流自止。劉忠宣弘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迺開上流孫家渡。及導河下田梁靖口。出徐州。方繼治黃陵崗決口。而張秋之口自塞。可以爲法矣。若運河水勢不盛。直塞之而已。

蔡石崗云。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當衝郡邑。作堤障之。不壞城郭已矣。被災軍民。免其租役。不至流徙已矣。石崗雖人也。睢河患爲甚。而其言若此。公天下爲心矣。噫。石崗已矣。謹三復斯言云。



宋歐陽修有言。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余未之深悟。及觀於孫家渡。父老云。弘治迄今凡十五濬矣。每濬費數萬緡。卒不能復。蓋正統戊辰。全河從此南徙。至弘治已酉。凡四十餘年。而始淤。誠已棄之故道也。河身兩岸數十里間。悉皆填淤高仰。水性澗下。夫安得而通邪。再觀金龍口黃陵崗下。衝張秋之故道。深廣如舊。益知人力排塞之故道。雖再決累決。而尤當慎防。司水者當審鑒於斯二者。無妄引以虛費。無怠防以速患也。

河性湍悍。如欲殺北岸水勢。則疏南岸上流支河。上策也。然支河或不順水勢。則雖開而復淤。舊有馬頭埽之制。蓋捲埽出河丈餘。稍順水勢。連出數埽。雖終不能禦。然水性極悍。一有所觸。即折而他注。連觸數埽。有壞即補。多因之以全岸者。亦不可廢也。

徐呂二洪。非開河比。必資黃河之水。而後深廣利濟。今測趙皮寨東流。從梁靖口下出。徐州小浮橋之舊河。其河底視趙皮寨南流。河底高丈有五尺。春間南流深丈六七尺。東流深一二尺。夏秋南流深二丈二三尺。東流深六七尺。甲

午乙未之冬。皆嘗斷流。急宜大濬。所幸趙皮寨南向宿遷之流甚盛。甲午秋冬。忽自河南夏邑境衝決數口。轉向東北。經山西坡湖。從蕭縣城南合梁靖之流。出小浮橋。下濟二洪。殆由天相川靈效順。不假人力。幸莫大焉。惟當謹測量時。疏濬之而已。然通塞不常。當於南岸永城境上下百餘里間。遍栽漫柳。俾之淤積。或爲縷水小堤。以逼水北向。關繫極重。殊不可忽也。

黃河舊出穀亭口入運。魯橋下至徐沛。開座盡廢。嘉靖甲午秋忽一夕遷改。然幸分爲武支。壹北出魚臺場場口。猶賴以濟運。如卽南徙則運河淤塞。開座未復糧運立阻矣。壹從上源曹縣榆林集南向徐州免北衝濟寧之患。如全出場場口則逼近濟甯。當登橋以上開座盡壞矣。至十月運舟南還。全河方始南徙。武支斷流。若稍遲至春南徙則疏濬無及。乙未之糧運亦阻矣。國計所繫。神實相焉。

### 隄防之制 凡四條

賈讓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然勢不能廢。蓋雖不能禦異常之水。河底甚高。水易漲溢。且自三門下視中州。如非然。故雖高厚之堤。不能禦而尋丈之水。非此即泛濫矣。城郭市鎮民居多濱河故也。但不宜近河而宜遠爾。歷觀宋元迄今。隄防形址斷續。橫斜曲直。殊可駭笑。蓋皆臨河爲堤。河旣改而堤即壞爾。已擇屬吏之良者。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去河四五十里及去河稍遠者。一二十里及數里者。各一道。內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接。創築務俾七八百里間。均有堅厚大隄二重。已經接合。創築蔡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餘當極力完成。雖費不恤。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岸固可保無虞矣。

凡創築隄。必擇堅實好土。毋用浮雜沙泥。必乾濕得宜。燥則每層須用水灑潤。必於數十步外

平取尺許。毋深取成坑。致妨耕種。毋仍近堤成溝。致水浸沒。必用新製石夯。每土一層。用夯密築一遍。次石杵。次鐵尖杵。各築一遍。復用夯築平。隄根宜闊。隄頂宜狹。俾馬可上下。謂之走馬隄。毋太峻。水易衝嚙。凡幫隄。必止幫隄外一面。毋幫隄內。恐新土水漲易壞。運河通用

中州河北岸隄防重複。至四五道者。而往往衝決。蓋修築不堅一也。工成報完已矣。管河監司府貳不復省驗二也。甲午春所築堤。余巡行親驗之。盤石口隄已即衝洗無復形跡。原武者面及兩傍各止築尺許。中實以虛浮白沙。餘率類此爾。舊堤日就坍塌。車馬行

人踐踏成路。不復巡視完補。禁治三也。千里之隄。壞於蟻穴。夫安得而不決哉。自今創築者。必用新發尺式。度長短不一。即生弊矣。必編號。必分定州縣工程丈尺及官夫名數。必置籍備紀府貳。必身親督理指授。築法器具詳見前。工成監司必親閱實舊堤。必委屬時一巡視完補。車馬行人路口之隄。必兩

箱各築。闊厚斧刃襯隄。俾車可上下。隄面邊箱路口各限以橫埋丈餘圓木。上覆以土。守隄者每遇踐踏木露。即仍以土覆之。隄內外柳株稀少者。補植之。審如是。夫安得而復決哉。是存乎其入爾。運河通用

歷年築隄。率以高一丈或一丈二尺爲準。但地勢不一。如地勢原下。隄即卑矣。地勢頓下。猶可見卑而不覺矣。凡築堤。以高阜或平地高若干爲準。然用逐段用平準法打量。余新製水平。緣因地勢高下而低昂之。俾隄面遠近高下一律。甲午築南旺湖隄。率高一丈。報完矣。余驗而疑之。迺施平準法。其間否則有地下八尺者。然則隄僅高二尺。黃河之隄。若是不亦大可畏耶。否則

貽患非小也。但平準極難。須水面浮板。并於上兩端小橫木。并前木表橫板之厚薄長短廣狹。皆極其均停端正。而打量之人。目力詳審。且再三試。果無差忒。而後可憑也。乙未春濬河修閘之役。余甚苦於此。必再三躬爲之而始效。運河通用。

### 疏濬之制 凡五條

疏濬塞三法。歐陽玄之說備矣。疏支河以分水勢。治河要法。顧水有向背。地有高下。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斯善矣。然河之所向不可限量。趙皮塞口之開。冀少殺東流爾。不數年而全河從此南徙。苟非運道事重。是移曹單魚臺之患於睢歸矣。不可不審也。

開河面宜廣。俾伏秋水漲有所容。底宜深而狹。視面僅可四之一。形如鍋底。俾冬春水落流迅。可免淤塞。近年率爲平底而淺。兩失之矣。

濬河宋人鉄龍爪。近時滾江龍之法。皆不可用。惟先計濬廣若干丈。插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遠。及夫役之數而約計。然後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一層。船四維各施樁楸。插繫水中。用新製長柄鐵爬立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即移船少退。以次再濬。之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工略同。若止以船隻往來河中。所濬十不及一矣。運河同。

方舟之製非特便於濬河且免役夫入水恤愛之意寓焉運河同

疏濬河泥必遠置河岸四十步外平鋪地上免妨耕種用堤者即以之成堤毋仍臨河免致雨水衝洗仍歸河內運河同

工役之制凡五條

河道工役頻年繁興爲費甚鉅在中州者堡夫卒歲用工外河夫歲用工三月月給銀一兩皆貯於官而計日給之故工役率妄冒多估止計所築所開所濬丈尺及約用夫若干名用工若干月日而已往歲開夏邑挑河初估役夫三萬用工三箇月知府顧鏗親往督夫先挑一尺爲準即倉十之七八可驗矣今定與算工之法皆委屬督夫累試及

取土秤斤重度遠近而酌爲中制也凡堤岸創築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就近取土者高六寸取土稍遠者高五寸最遠者高四寸爲一工比原行少省以節夫力凡幫隄則先計舊隄高厚若干今幫

厚若干增高若干亦以前法折算計工河道創開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開深一尺爲一工濬河泥水相半者減十之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築隄者亦折半算工此原行亦少省然後通計工數以定夫數即所費大省而尤便於稽考弊亦大省而歲有餘積每二三

歲即可減免夫銀一歲以少蘇中州之民困矣十五年已議減免

每役必畫地分工。必各州縣內仍分各鄉各里。俾同聚處。逃者即本鄉本里衆爲代役而倍責償其值。運河同

每役五日即與休息一日。如遇風雨即准休息。毋妨用工。運河同

凡驗築隄之工。必逐段橫掘至底而後見。舊以錐刺無益也。運河同

隄舖夫守隄防河。所繫甚重。所歷詢之多遠。地之民赴役。有數十百里外者。有別州縣編役者。且歲一更易。以故隄多坍塌。柳多砍伐。甚至河水已至。或被盜決。而官猶未知。坐失防禦。爲害匪輕。已經行令將近舖居民編常。如徭役已定。則將別差更換。別州縣者亦將別差兌換。以後編役更不必改易。仍將本舖所管堤岸。每夫畫地分管。專令修堤植柳。時閱而勸懲之。均爲徭役。初無損於公家。而舖夫便於守視。隄自固矣。運河同滄德一帶尤爲切要

### 植柳六法

余行中州。歷觀堤岸。絕無極堅者。且附堤少盤結繁密之草。與南方大異。爲之憂虞。迺審思備詢。而施植柳六法。

一曰臥柳

凡春初築堤。每用土一層。即於堤內外邊箱各橫鋪如錢如指柳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毋太稀疏。土內橫鋪二小尺餘。七面止留二小寸。毋過長。自堤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

凡舊堤及新堤。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概。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

三曰編柳

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堤岸。俱用柳椿。如雞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概先從堤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即將小柳臥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留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臥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概密栽柳椿一層。亦栽臥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則依此栽十層即平矣。

以上三法皆專爲固護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纏繆。名爲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堤。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運河黃河通用

#### 四曰深柳

前三法止可護堤以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堤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河勢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直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數等鐵裹引樞。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然後將勁直帶梢柳枝。如根梢俱大者爲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枝梢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梢。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於臨水下掃。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嘗於睢州見有臨河四方上岸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圃。四圍柳株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况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週遭已成深淵。而柳樹植立。略不爲動。益信前法可行。郡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爲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效。將來捲埽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止知其爲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機緘之有爲也。捲埽斧刃堤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深要去處亦可用。



五曰漫柳

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堤。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滄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隄。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堤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爲效甚大。黃河用之。

六曰高柳

照常於堤內外用高大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堤面栽植。以便牽挽。

【運河】

統論建置規制

漕運建置。諸河源委。郡邑隄岸之交界。支流巨洪。閘壩湖陂之名實。官胥夫役建設之本末。與夫修治難易之迹。經費漕輓之數。禁戒論建之條例。沿革修創之紀載。舉莫備於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一書。而晉溪王公瓊。則因是書而附益之。更名漕河圖志。治水有足稽矣。顧時異勢

殊。法弛政弊。因革損益。修舉之不容已者。不可不講也。廼因循行臆見。備列於左。

### 白河 凡三條

通州上達都城。近已修開。轉般漕運。脚費大省。蓋元郭守敬雖嘗行之。卒於中止。惟我聖明。決策修復。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山。且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兜杓數千具。沿河官夫遇淺即濬。此外運舟各搭四五具。二三百舟即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矣。惟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脚價。少資用焉。而終歲勞苦。固可憫也。如即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歸剝船邪。兼官置剝船千艘。糧運不滯矣。

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他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乙未王家渡河一歲徙十五里。閘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

運河數千里。惟白河隄防大壞。歷觀河底兩岸。率皆淤沙。以故易於衝決。遷改與中州黃河略同。治隄宜遠宜堅。宜植六柳諸法亦略同。更有異焉。每見村莊週遭積沙成巨隄。上復多柳。云以禦水。詢之乃先於平地植低柳成行。以俟風沙搏聚。旋自成隄。柳愈繁則沙愈聚。根株盤結。

水至無害也。治河者如之。不亦大省民力邪。然惟瀾望平沙。無可取土者。方用此法。若堅實河岸。仍須土隄低下。衝決之口。仍須堅土倍築高厚。更植深柳爲完美爾。

衛河 凡三條

衛合淇漳諸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而岸亦高。衝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旣狹。去海漸近。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恩縣東光滄州興濟連建四閘。誠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墮成功也。

滄德天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非盡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薄地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斯者汶河同之。巡守常嚴而防察當預也。

臨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即壅入閘。或漫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增培閘面。旱澇舉須下板啟閉。舊以衛河水盛多不用板。蓋啟則閘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閘河之水積盈。及啟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司閘者所宜審也。

汶河凡四條

元人遏汶分流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泗。名貫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樂九年。宋司空禮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出鵝河口。南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可勝巨載。漕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導汶濬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爲著於此。

汶水出秦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率皆虛浮淤沙。故老相傳。成化間戴村壩以下。河道猶未淤滿。意者開導未久爾。近則沙淤直至南旺。河皆平滿矣。故水易漲溢。即北下東平故道。鹽河入海。運河不得其用矣。頻年挑

濬。沙積兩岸。或平鋪地上。風起飛颺。仍歸河內。運河命脈。全賴茲流。雖勺水當惜。衆議兩岸築堤。以約攔之。猶慮水漲隄壞。廼議開減水閘。濬水壩各四。東西兩岸各二。以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

東隄。主事段承恩所築。尙須培補高厚。十四年秋。築西隄。主事顧鼎所築。去河遠。遠則足而高厚。閘壩亦計料修

建。嗣而治之。運道其永賴矣。

汶水自秦萊至南旺。幾三百里。遠近咸謂汶泉水微而不考其故。蓋盈河淤沙深廣。春夏久旱。亢陽沙極乾燥。汶泉經之多滲入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邪。嘗測其上游下流各深廣尺寸。蓋所耗十之三四。然數百里之淤沙不可盡濬。且將復淤。所濬兩岸之沙。終歸河內。勞費無已。

而卒莫能效。真無以爲處。有獻議者云。汶水自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中爲數礅洞。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鬪二泉。渠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濁。則閉礅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遏水由礅洞。下出黑馬溝口。即可避汶河百數十里之沙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有五泉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汶開溝以入焉。亦無不可。治水者尙其審諸。

汶河淤田盜決對岸盜決之弊與衛河同。

開河凡四條

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里間。爲開四十有三。自元建者二十餘。聖朝永樂至今先後增建者二十有餘。減水月河通湖。諸閘不預考。故開面開底高下不一。如下開過低。積水盈板。即須啟。則上開之水必迅急而舟難入。必易涸而舟難行矣。余問水歷觀而竊疑於是。後未敢以爲必然也。至冬黃河南徙。諸開有僅露開面者。有沒入泥底者。而開口之泥深淺不一。乃一以開面平石至泥水平面測之時。惟棗林開露開面三尺餘。各有差。師家莊管橋二開面各露一尺五寸。穀亭胡陸城二開面各露一尺。孟陽泊開面露一尺八寸。餘至底悉泥淤深至一丈八九尺者。惟棗林開下之南陽開已沒入泥底。開面泥淤仍四尺六寸。捌里灣開面泥淤仍五尺。始知舊傳

棗林閘之過高。而不知其下南陽閘之過低也。迺一以棗林閘爲準。餘悉培而平之。由是啟閉水不復洩。仍各測其深淺。其閘底過深者。則量留底板。均止以十二板啟閉。師家莊閘深一丈三尺。深一丈六尺五寸。留底板六棗林閘深一丈六尺二寸。留底板三南陽閘深一丈八尺三寸。留底板四穀亭閘深一丈五尺七寸。留底板二擲里灣閘深一丈六尺三寸。留底板三孟陽泊閘深一丈五尺一寸。留底板一胡陵城閘深一丈七尺四寸。留底板二沽頭閘留板一餘無留。則閘上之水益深。苟非久旱水微。固可直達上閘。舊運舟過閘。即淺閘直淺惟上沽頭閘留板一餘無留。待積水盈板方抵上閘。舟行其永利矣。南旺迤北諸閘。亦可行之。而大勞甫息。未遑也。

開河自魯橋以下爲黃河衝洗。以漸而廣。乙未濬河。止以底廣五丈爲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底僅四丈。下流愈廣。則愈淺矣。開河僅取通舟。非務爲觀美。元人有因水散。至以板爲岸。逼水行舟可驗矣。治水者慎無病其狹。而圖爲廣大也。惟河廣淤深。間復下墮。河底不及五丈者。方以時濬之而已。

余濬河至三柳樹灣。迺八里灣孟陽泊二閘之間。役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此矣。余猶病其淺。一老叟進云。聞之先輩。兩閘之間。須留稍淺一處。余恍然而悟。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上閘之水盡洩。聞近者積水猶易盈。聞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留淺。亦不過十餘丈。或數丈。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願速矣。益知前人用心之勤。爲慮之遠。若此。爲之嘆慕。自愧不能已。後之人慎毋忽也。

凡開雁翅石及砌岸用石者。須內外兩面各用完整石塊砌高。而中填以碎石。灌以泥灰。即永遠無損矣。

問水集 卷二

【運河續】

徐呂二洪 凡二條

二洪古稱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舊各有閘。徐州洪一呂梁洪二近方華其一而莫知建置之由，志稱正統間參將湯節因洪水淺急，數壞舟，建議於洪上流築堰逼水，盡歸月河。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則於上下二口，各建閘積水以行舟，蓋正統戊辰，黃河從河南榮澤孫家渡南徙，二洪僅受閘河之水，迺從河南懷慶之武陟導沁水，下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以濟二洪，水猶淺澀，故節議建閘爾。志不悉言其故迄今天旱水涸，即築欄河壩，逼水入內洪，猶建閘遺法也。今梁靖之流已甚微，冬則斷流春夏雖仍通流然深不過數尺河底高於南河丈有五尺夏口近衝之流水勢甚盛，而蕭縣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塞靡常，甲午春二洪幾不通舟然則建閘之法不可不預講也。如月河各以石砌壘而修閘以俟，冬春水涸即築壩從閘永久之利也。但二洪役夫藉險以為利，非果斷以必行之，不可得也。

有云：二洪之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者，蓋上下口及中連建三四閘節水啓閉水盛則由洪水涸則由閘二洪之險失矣。但山脈皆堅



石所費良不貲爾。然二洪之役，夫歲餘二萬緡，如出數歲之費，以鑿之，萬世之利也。

## 淮海

淮自荆山而下，即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清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淮陰之地甚卑，而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爲安流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更衝廣爾。

## 淮揚諸湖

凡三條

淮清江浦頻年外河黃水漫入，輒淤。濬治無已。運舟每爲阻滯，詢之父老，有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淤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

淮揚諸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隄壞。舟行遇之，則損溺。近范光湖，議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避前患，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爲支河，蓋隄外之地本下。

取土爲堤不數尺即可通舟。費亦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久則効矣。余深有望焉。但支河至湖塘岸須多留隙地。密栽深柳。每濬河淤泥。即以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衝岸。壩下則開深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免漫沒之害矣。

儀真河口舊無閘。近方建閘。謂俟潮入則閉閘以積水。俾舟可達壩下。似矣。然五壩之舟。舉由一閘以入。已多擠塞。每江上風起。運舟一時不能猝入閘內。衝撞飄損。其害甚大。權其輕重。閘固可廢也。

### 閘河諸湖 凡六條

南旺湖志稱縈迴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則東西兩岸之湖皆爲南旺甚明。蓋宋司空溥汶小自東北流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則湖析而爲三矣。近年惟以西岸爲南旺湖。而東岸界分之二湖。悉泯其名迹。居民指其北爲馬踏坡湖。南爲蜀山坡湖。率皆侵占耕稼其上。余疑而歷詢之久。乃得弘治中韓通政鼎所鑄南旺圖說碑。在今安平鎮顯聖廟中明甚。蓋西岸爲南旺西湖。東岸二湖爲南旺東湖。二湖之下方爲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爲伍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場坡湖。

也。但諸湖通連，中無限隔爾。審其形勢，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即爲東湖。其下方爲別湖也。韓碑宜移置南旺分司，以免殘燬。

南旺西湖減水閘十有八。舊稱汶水伏秋盛漲，則開閘引水以入湖。冬春則閉閘蓄水以防旱。謂之水櫃。余甲午夏承乏治水時，久旱河皆淺涸。及詢南旺則西岸環湖三面之堤盡圯矣。水不能濬，迺委屬役夫修治之。過凡五十里餘，復諸減水閘之淤廢者，及秋雖旱，水亦頗積。但湖中地形窪下，止可從舊忙生閘下出廣運閘口濟魚臺以下運河爾。無仍濟南旺運河之理。蓋水既從此以入湖，又安能從此以出邪？議者不察，謂運河淤高故湖水不能出，殆未審地形高下之宜也。今南旺二閘如故，濬河與閘底平止矣。安有淤高邪？惟南旺分水河口地勢猶高，如仍倣宋司空引河就下之遺意，導汶直至今南旺西湖中之最窪下處，南則從忙生閘舊河出廣運閘口，或出永通閘口，北則從舊河直出安山閘口，以避此南旺二百餘里之淺澀。固運道無疆之利也。且皆舊河，先年凡水漲即從此行舟，故道近雖淤廢，不過修治及移南旺數閘而已。如以改創爲難，姑修復以爲南旺一月河未爲不可也。西湖堤修復外仍有見存堤一十餘里，臨河堤六十里，四面共百二十餘里，若連二東湖則百五十里矣。

汶水大發閘河不能容，北則注於南旺東湖及馬踏坡伍莊坡三湖，南亦注於南旺東湖及蜀

山坡馬塢坡三湖。而伍莊坡馬塢坡二湖爲尤深廣。水勢就下故爾。今若於南旺東湖蜀山坡之下各地形稍高水勢稍淺之處。橫築高厚土堤。中留滾水石壩。俾各蓄水。各開減水小閘。以通運河。旱則出之以濟。力省而利大矣。蓋東岸諸湖地形本高。水可以出。非若南旺西湖也。若馬踏坡上下水勢通連。未可概議耳。

安山湖志稱縈迴百餘里而不詳其界。至弘治十三年韓通政鼎始踏四界。東至馬家湖。西至舊東河。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在湖中界。自鋪至安山湖廣十五里。四圍東自馬家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二里六分。自戴家廟北至壽張集長二十四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週圍共八十里四分。置立界牌。栽植柳株。用心勤矣。但積水通湖二閘底高。河水非甚漲不能入。四圍多侵占。而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間治水者不攷其故。止於湖中心築堤。週迴僅十餘里。號爲水櫃。湖之廣益狹矣。以漸復之可也。

馬塢坡湖與運河相通。舊有堤湖水風浪衝壞運河水積盈即洩入湖。而湖廣幾二十里。運河安得免淺涸邪。十四年冬委屬役夫爲築堤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湖甚廣風浪甚巨近堤則多植蒲葦堤根堤項內外各遍植柳可也楊水部且邵水部元更置減水五閘。運河之水易盈。湖之水蓄洩有備矣。吉協方成之

昭陽湖舊甚廣。南口建二閘啟閉。出金溝口以濟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衝決東堤入昭陽湖。淤漫漸高。二閘已沒入泥底。不復見。湖亦狹。而金溝口之流亦微。濬湖則淤深費廣。惟湖上流北口通雞鳴臺小河。如下口因黃河已淤高仰之地更築橫堤以益之。遏湖水由雞鳴臺入運。則自此以至沽頭七十里皆可濟矣。蓋因其勢而利導之爾。十四年夏秋已濬雞鳴臺口水入運。但下口堤猶未修築高厚。當培益之。更將湖東新河隔絕之泉橫河築壩悉引以入湖。則水積而利益大矣。

諸泉 凡四條

運道以徐兗開河為喉襟。開河以諸泉為本源。泉源修廢。運道之通塞繫焉。可不重邪。泉志紀載詳矣。惜未能紀泉所出及測其穴數大小形狀。以故官夫疏濬率多虛文。未可考已。至有堙沒莫知所在者。且泉源四時微盛各殊。大率冬春微夏秋盛旱微濬盛。渠流深廣亦不一。必四時遍測而後可驗。迺各紀其方向。在州縣東南西北或四隅遠近若干里。保社某里村莊某村莊東西南北若干步所出或山谷或平地或津泉穴數若干大小形狀。如盤如盞如酒鐘如雞子如棗栗如錢之類。備測泉口成渠之深廣尺寸。自泉流若干步成渠深若干廣若干入運之里至遠近。流幾里合某泉或入沿途之渠道隄防罔不詳備。有無衝決壅揚淤塞盜引司泉者得有所稽。有未盡復者嗣而求之。備載

於志，可免堙沒矣。

近傳黃河入運，山東諸泉悉皆堙廢，蓋遠地未始經歷之，訛傳也。聞河自徐達衛七百里，黃河正德己巳方決沛縣飛雲橋，所濟自沛至徐百餘里，爾嘉靖九年十年間，漸北出孟陽泊泥河口，出穀亭口，所濟自魚臺至徐二百餘里，餘猶全資汶泉也。如盡涸，漕運不遂廢邪？泥於近小，而忘其遠，且大者可乎？惟魚臺滕縣而下，泉源渠道爲黃水淤漫，近雖疏治，而或猶未盡其利，爾嗣而濬之，復其舊矣。

齊魯之地多泉，近於東平州，詢訪即得新泉五，第民間病於開渠占地之勞費，匿不肯言，爾凡久旱地潤之處，其下必泉，司泉者能懸以厚賞而遍求之，雖尺寸之水，有益運道矣。漢李尋解光書陰氣盛則水爲之長，其一日之間晝減夜增，屢試之信然。

### 黃河運河積貯

河道經費舊散貯於臨河州縣，云以便支放，河南者或徑發工，所以使分給，在南北運河則管河郎中掌之，在河南則管河道副使掌之，蓋總理都御史添設不常故也。近楊郎中且漆郎中樅胡副使宗明建議，北直隸山東則總貯於東兗滄德四府州，南直隸則總貯於淮揚徐三府。

州河南則總貯於開封一府。餘所屬州縣不得有分毫積。且置循環簿各二。一赴都御史。一赴郎中副使。各按季倒換稽查。永絕弊源矣。

### 治河始末

我皇明建都上游。挽漕東南。以給京師。舉由江淮經徐兗。導汶建閘浮衛以達。謂之運河。所慮爲運河之害者。則惟黃河而已。迺於開封下及曹單捌百里間。循河北岸築堤。捲掃以禦之。是以永樂間元會通河之淤。景泰弘治間張秋之累決。先後命文武大臣於淤。則濬之。決則塞之而已。不復引河。且用財累億計。而不敢以爲費。役夫至累歲而不敢以爲勞也。洪武二十四年河南 穎入淮而會通河淤。永樂九年未尙書禮役夫一十六萬五千濬之。凡九月而成。正統十三年河決。關衛張秋石尙書瑛王侍郎永和王都御史文相繼塞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武功有貞役夫五萬八千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弘治二年河決金龍口。衛張秋侍郎白康致昂役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陳侍鄭政塞弗績六年都御史劉忠宣大夏役夫十二萬有奇塞之。凡二年而成。正德己巳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迺疏開封趙皮寨口。導河南由毫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流水勢。己丑庚寅間飛雲橋之流北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甯矣。舟行閘面。壹時順利。而潰決堤岸。衝廣河身。廢壞閘座。阻隔泉源。識者憂之。迺嘉靖甲午冬十月。趙皮寨河南向毫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甯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閘

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朝野憂虞。於時有引黃河濬漕河二議。莫能決。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工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于國。無病于民爾。吾何容心哉。乃博采羣議。躬行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穀亭。已悉為平陸。曰。道遠費廣。河不可復導矣。引黃河幾四百里。濬丈有伍尺者百二十里。餘濬二丈以上者百十里。通融約計濬兼慮如歐陽修所謂故道雖復。旋復淤塞。條之言曰。黃河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深。丈許功倍。費矣。濬開河兼濬南旺。築曹單長堤。幾三百年。久底岸皆高。水行漸窄。自不能行。乃築而他徙。非若人力堵塞也。是捐費財力。而且以其勞貽後人也。公之言曰。引河勞費倍於濬淤一也。且非數月可畢。上誤總方引而至旋必復。淤目前億萬之費。徒捐而濬淤修開之勞。與費尤孫渡新河之覆轍。當鑒耶。孫渡在今梁澤卒不可免。非思於謀國。吾何忍邪。况引之不至。至將即淤。吾何敢耶。况孫渡新河之覆轍。當鑒耶。正統間。全河從此南徙。弘治二年。淤弘治六年。至今凡十餘濬。費幾百萬緡。卒莫能通。嘉靖癸巳。秋。濬百五十里。甲午。夏。水大漲。一淤而平。此已棄故道。難復之明驗也。嘉靖戊子。沛縣廟道口淤三十里。舍漕河而開新河。費二十餘萬緡。卒於中止。仍濬漕河。以通舟。此漕河不可輕變之明驗也。迺議惟濬淤修開。以復先朝成憲為便。而時已寒凍。入春。運舟且至。期限逼甚。是非惟遲期。逼近營建木漆之類。且至矣。非若永樂正統。迺測淤淺深。度河廣狹。淤以尺計。工以日計。役巨期迫。其泰弘治間之役。可以遠期一二年。近至八九月也。公迺先測諸開自水面至淤。自淤至開底之淺深。而後逐里逐段。止測水之淺深。即如淤之淺深。淤之淺深。自數尺以至五尺。通融計算。各淤深一丈二尺九寸。濬止濬一丈為濬復度河中心。至岸廣狹。自三十餘步至四十五步。一以四五尺為準。置方斗深廣各一尺。取泥實之。秤重一百四十斤。每一筐以泥百斤為準。濬河則以面廣十丈。底廣五丈。通融折算。七五尺為準。濬河工每長一尺。廣七丈五尺。即得泥一千五百筐。為準。復計者。月每日可行百里。計抬泥止。以往過五十里為準。餘為休息。以每里三百陸十步計之。二人每日可抬泥二百筐。然四人抬泥。即一人取泥。五人總計。各得泥八十筐。仍減十筐。止計七十筐。一人用工兩月。內以一月為陰雨。及泥水妨工。止計實工一月。是一人可抬泥二千一百筐。即該分工二



尺先是軍議以前此會通張秋近年新河之役計之非役夫數十萬不可蓋彼皆用工久定番休以節夫勞兼顧役而茲役止兩月故也公曰審如是民不堪命矣迺竭心思規畫既定而夫役勞費大省

以省民力復議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南旺每二年一大濬役萬陸千人軍議結置公曰運道不可尋丈淺阻濬自南旺至長溝六十里植柳自長溝至濟甯亦六十里蓋築策畢致云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復沽頭管閘部屬及諸閘官胥役夫公

手自籌算甫旬日而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條列以聞上深用嘉納賜敕有竭誠體國之褒

南北畿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一切便宜從事迺申令戒期分工

畫地初令下郡縣編夫公曰守令應無不在者興工期逼甚即郡縣急事後劉奎何運令編夫一以均徭銀數為準即優免無預矣且逐里編夫五十人即為一隊至即分工十丈故始編可省吏姦而至工絕管工者放免之弊

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療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弗協淤深泥陷不能著足之工則雜施

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填路下施新製兜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木

管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用鐵鑿溜沙之工則用兜杓沙姜石之工則製鋸齒

鐵又尺寸鑿之泥陷者施桶于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方口繫布為兜以取泥濺至斗許泥桶及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為平底而週週各高寸許泥桶壓者用之二杓俱前如鋸齒及鐵文皆創製也杏葉杓者舊有之而加廣厚濬深泉湧之工則先擇泉稍淺者分番役夫車

戽併力急濬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濬淤甬數尺泉即湧出盡日車戽一夕復滿莫能措手迺併力番休先將下壩徹夜取水壓數坎而始進堤外水盡即急濬之淤盡河成方將

上壩倒水急濬如前法濬已既深工已垂就而河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顧夫役

滯河之工莫難於此河之難尤莫甚於此夫役愁苦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爾少值且令爾爾得旗助爾少費當不壞勞即以之類

以重濬之

從以畢此工毋重困也於是衆皆感德至有泣者相率竭方底結云

凡開屯之類靡者悉增葺而修復之蓋合木土金石之工而爲工甚巨爲力甚難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慮過廣則水易散也

魯橋以下運河黃水衝流大南旺河底廣五丈或病其狹者公曰南旺水

源也河底僅四丈許下流愈廣則愈淺矣如久旱泉微何若培閘而之低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

運河諸不敵爾爲觀美也景歲自夏秋不雨幾四月而舟行無阻 培閘而之低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

元及我朝永樂至弘治間先後所建以故高低不一如下閘過低則上閘易過公濶濶其間而水面之高下一以袁

林閘爲準低者培而平之自閘板水面至閘右而各以三尺爲準其下閘底過低者則量留底板自是諸閘一律水不驟洩

而下留底板則開上之水深深運舟可 用平準以測濬之淺深俾舟行無滯也

水平法用錫量貯水浮木其上直達上閘免中途淺闊真利及久遠云

方橋之上前墜木長竿懸紅色橫板而低昂之必與匣上橫板乎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閘底高低及

所濬河底深悉藉此以度之公躬親測量暴風日行泥濘中過歷諸閘人不堪其勞公弗恤也

復施植柳六法以護堤岸

曰臥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高柳 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

湖陂之利埋廢至是雙龍硯瓦鷄鳴壑金溝口留城馬場南旺諸減水閘

備蓄洩也 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

河直則水濱故堤以縷之 且築鞭撻問病苦躬撫慰勞飲食

以爲言者公弗聽且榜諭 依時值不少遺抑於是商販輟轍 役無匱乏而價大省每州縣即醫一人隨夫

重役民爲不得已之故於具衆心和悅羣力畢效徹水者夜以繼日重濬者至再至三咸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績聞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部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晉秩賞賚有差方役之初興也內外遠近咸以爲難就京師百貨騰貴餽餉不至至有議復海運者惟仰賴我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據忠

報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濱。隨事經畫。博采羣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公處葭亭鎮。歷中陰。每集衆計事。和顏溫語。俾各盡言。片善即納。且揭於人人。日巡考工。隨見指擢。郡署監司。蓋維計工以定役。故爲力甚簡。視徭役之而下。悉屬於村舍。水潦朝夕。看視。顰顏。顰髮。形體。瘠削。弗恤也。蓋維計工以定役。故爲力甚簡。視徭役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民不擾。顏值惟計工不計日。故爲費甚省。畫地分工。完即散遣。故人自爲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勞勉周至。故民不知勞。充仰賴我天子神聖。川靈效順。雨暘時若。疾疫不作。民命獲全。咸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濬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築長堤縷水堤一萬二千四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一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千餘緡。木以根計一萬七千四百餘。稍草一束計一十九萬五千餘。鐵以斤計六萬五千九百餘。麻灰磚石之類。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中旬。迄於夏四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不久。曠而効收於三月。亦前所未有也。直隸山東河南若漕運都御史馬公卿。巡撫都御史唐公肯。管公梅。簡公霽。若巡按監參御史郭君圻。陳君表。蔡君鑿。曾君獅。徐君九。臬咸。協心共濟。馬公且躬詣相度。期於有成。分畫其役者。爲工部郎中郭敦。鄭鋼。李仁。涂樵。主事張鐘。邵元吉。山東布政司左參議王暘。按察司副使呂陶。查應兆。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咸躬親督理。協心極力。必期底績。若郡縣衛所庶官。同知孫廷相。而下。凡六百二十員云。且至而功甫成。獲聞公經略之詳。元吉則分任其事。親承指授者。適相與詮次。備

釋於左。以求諸立言君子。以詔來者。垂休美於無窮云。

嘉靖十有四年秋八月既望。

欽差管河工部都水郎中鄆城楊旦管開工部都水主事餘姚邵元吉志。

### 修復汶漕記

嘉靖甲午大中丞麻城劉公奉簡命督河事。宮采氏茶陵張治浮大江而北。踰淮泗道濟汶之上漕而汶水焉。公曰古之治河也。或以國。或以渠。今之治河也。以漕焉耳。然藉河以濟漕。猶以狼兵止寇也。利害均矣。魚沛而下。河之入漕者。近且絕舟。弗得其利而害獨存焉。漕所倚以濟者。其惟汶乎。書曰。浮於汶達於濟。則汶入於濟也。濟既伏流。則汶其自達於海歟。宋人於壘城作斗門。割汶流益泗漕。以餉宿蘄之衆。元漕江淮之粟。以至於燕也。乃遏全汶合泗水而南。後復分導之北達於衛。而漕始通。其宋之遺知乎。國朝宋司空禮因其舊而導之。下至南旺分流焉。遂成通川矣。又爲之置閘焉。以節官之築湖焉。以瀦雁之國餉。自是有永賴也。比歲汶穢弗治。浮沙蕩礫。迴湍激射。與淫則流漫。旱則易涸。河流所經。魯等而下。閘廢沒無完址。南旺西湖環三面之隄。復傾圯。民且盜而田之。馬場隄嚙於水者殆絕。蓄洩弗備。自沛至濟有淺澀之患。

焉。予惟疏厥淤塞，修舉厥廢，以復其舊焉爾矣。治曰：河保其不終爲漕之害乎？公曰：昔人有言：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言其淤塞既阜，水惟避而就下也。由今觀之，河不北流而南徙，亦其驗歟？漕渠之外，百里爲陸，工可施焉，豈人所能哉？鬼神實相之矣。河縱而復決也，亦惟順導之，使不爲漕害耳。敢利之耶？苟利之而且虞其害焉。雖神禹弗之能善矣。治曰：漕譬則人之咽也，國之命脈係焉。尋丈之汶，彈丸可塞也。君子將無意外之虞耶？徐呂之洪，懸水千仞，梁靖之下，符離之上，使復若魚沛焉，則汶其可倚哉？公曰：此憂世者所以有復海運之議也。然而未可易言耳。予嘗沿淮及河，歷沁衛以還，有遺思焉。夫沁水入河，則益其暴，導之東下數百里，以入於漕。如昔人之導汶而南者，不猶愈於引河乎？河勢且殺矣。或者謂沂淮而河以及於沁，沁去衛僅百里可陸而至也。其濡而衣枷之戒者，鯀若夫銷患未形，以昌利萬世，則又有出於治汶之外者，非予所謀也。旣而公條治漕之宜，疏以聞。帝曰：愈欽念哉。汝克績，予其汝嘉。公乃揚明命，戒羣吏，飭工徒，勑財用，具畚鍤，略遠邇，揣厚薄，陳部處，以卒庶役。庶役罔弗受命，魯橋之南，至於徐沛，百廢咸作焉。乃謂主事段子承恩曰：汝築汶之東隄，承恩受命而築焉。乃謂主事顧子紳曰：汝其築汶之西隄，紳受命而築焉。隄各爲減水閘，滾水壩者，凡二。視水盈緒而蓄洩焉。乃謂主事邵子元吉曰：汝其築南旺馬場二湖之隄，元吉受命而築焉。曾水部楊子旦至，公

復以命之。且復受命而協築焉。隄各爲減水閘。南旺者凡十有八。馬場者凡五。視水盈縮而蓄洩焉。旣成。千里之內。隆岸平流。餉艘時繼。挽卒愉愉。若纜而嬉也。乃報命於朝。帝曰。都績成。維汝之勞。予維汝嘉。晉公爲工部侍郎。未幾改兵部侍郎。總制西北邊事。楊子且走人。至于治丐。記焉。治曰。國之大事。惟賦與戎。河之於漕。猶虜之於邊也。故治河者。弗與爭利也。順之而已矣。治虜者。不爭其利也。備之而已矣。是故謹隄防。時疏濬。廣泉源。則治漕之善也。足備食。詰戎兵。明賞罰。則治邊之善也。冒無窮之害。而徼夫難得之利。弊所恃之險。而貪其不貞之功。國是以無寧民矣。然惟忠者能任之。知者能謀之。惟君相之明者。能知而用也。否則厚身圖者。薄公計。閭大機者。喜新功。惑浮議者。亂成謀。幾何而能有濟耶。予方嘉劉公之旣忠者。知而樂吾君相之能知而用也。故併論之。俾觀者知國之大事。惟賦與戎。而君子經世之志。有餘憂也。越若治漕之費。幾何。工幾何。役幾何。則存乎有司之藉也。弗詳也。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經筵講官。兼修國史。長沙張治撰。

### 重建衛河減水四楬碑記

漕渠自臨清而下。衛水會漳淇。洄滄諸水。從西來注之。流七百里。逕青縣。而滹沱水會濡滄。高

易諸水從西來注之。合流三百里。逕天津入於海。伏秋雨暴。川谷沸涌。水輒溢決。然臨清迤北岸高海且遠。水猶停束。過德滄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漫羨矣。故傷運道。捐漕艘。特析田廬。所以爲國家患甚大。不啻河也。先是有減水插四。其一距德州南四十里。其一距滄州南十里。其一距興濟縣北二里。入海德則四百里而遙。滄興濟則不及其半。創廢開塞。莫考其時。而故蹟頗存。又其一相傳在泊頭鎮南。而堙沒不可識矣。嘉靖乙未春。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奉簡命來總河事。會河徙於徐濟寧迤南。洧淤漕梗。公方與人往疏濟之往來魚沛間。而北河規畫。謂宜修復四插爲亟。廼與侍御曾君謀協。檄同知河間府事楊君旦督其事。於是先事於滄。緒既就。楊君適遷水部郎中。奉璽書視北河。任益隆。事益專。秋八月。劉公至自濟寧。周歷其地。指授方略。復檄通判黃錡董德顧仙董興濟。而泊頭之址既失。廼擇東光縣很十一淺。檄交河知縣朱鳳儀董之。未幾。劉公加兵部左侍郎。總制西北邊鎮。以去。右副都御史李公如圭繼至。申嚴茲役。人吏用命。不石鳩集。凡七十日而落之。廢者舉。堙者濬。塞者疏。溢者平。決者固矣。是役也。惟東光創爲之。其三插率撤舊爲新。財力取辦於河。凡役夫插六千人。金則德東光七百兩有奇。滄興濟則十之二云。水部君既述其事。遣吏問記于宮采氏。將勒之石。示不朽焉。宮采氏曰。在昔禹平水土。釀二渠。播九河。主於順水之性。故民至於今出流墊。諸夏又安。而隄防壅塞。文

不經見。賈讓以爲大川無防。善爲川者。決之使道。蓋水盈則溢。溢則決。殺則平。平則順。其性然也。衛匯衆流。勢常湍悍。而陂障崩墮。比歲益甚。議欲培高岸。築月隄。此讓所謂止兒啼而塞其口也。今復故補張水門。而限之以板。使水溢則有所瀦蓄。非禹疏九川。陂九澤之意乎。水部君曰。衛河廣十有八丈。今插門各丈有六尺。積四門。可視河三之一。而插下至地。七尺奇。上至岸八尺奇。水溢寸則洩尺。而勢常平。故潦可無決。旱可無涸。國家運道。不永賴耶。且穿渠入海。所謂不與水爭咫尺地。而瀕海縣民。又得引渠溉田。不獨便漕也。昔鄭當時鑿渠引渭。起長安至河二百餘里。漕以便利。然發卒數萬人。穿二歲而通。今以二萬餘人。役七十日。費不及千。而所漕百倍於漢。視當時何如也。非聖天子嘉納之功。兩中丞經濟之略。水部君分理之勞。則漕渠南北之役。安能告成。一時稱偉烈耶。海若川祇效靈。委順國家昌隆之運。端在是矣。余不佞謹撰次其事。詔諸方來。俾世世啟閉之勿壞。嘉靖十有五年丙申秋八月庚寅。賜進士出身右春坊太子中元管國子監司業事。經筵講官前翰林國史編修兼校畧朝訓錄漢。澗童承叙謹記。



問水集 卷二附

告文

邇長河而徂征。觀洪流之浩渺。莽川原其陸沉。曰新漲之橫。翳發源於星海。遂九折而東之。下崑崙之峻極。絕萬里以奔馳。迺迤邐乎秦晉。阻羣山之束隘。出砥柱之險巖。遂奔騰而澎湃。慨中州之爲域。地平衍而土疎。恣湍流之衝盪。瀾千里其沮洳。皇建都於上游。輓山海以供億。邇徐呂之巨洪。藉茲水以利濟。何邇流之弗循。倏南北而頻移。民居爲之昏墊。運道爲之填淤。嗟防禦之孔艱。殫財力以從役。奈潰決之橫加。畢智力其何益。皇命予以將事。廼爰諮而廣詢。咸咨嗟而嘯蹙。曰匪人力之所能。蹇予生之寡昧。其何藉以底績。庸齋心而禱祈。覲孚佑之昭錫。諒神心其鑑止。儼龍旗之恍臨。羌民生之足憫。矧國計之匪輕。期分派以順注。舉安流而循軌。肆海口其宏深。吞長淮而共委。全至仁於潤澤。歸盛美於神功。慰羣情之仰賴。亦何有于眇躬。

右銅瓦廂告河文

惟茲大明。厥壤衍平。地重畿輔。衛我神京。郡之南鄙。瀕於河濱。巨埽連比。長堤互繫。衆材畢舉。百役胥營。全我民命。匪與河爭。夫河洪流激射。駭浪崩轟。橫波直指。巨障隨傾。力排捍禦。萬口爭喧。卒歲勞止。不遑底寧。天和等實司治水。心切憂忤。式陳牲醴。載潔粢盛。於焉徼福。覲河神明。安流循軌。下注滄瀛。地靈效順。天吾不鳴。役夫息肩。堤柳自榮。漕渠利濟。廣土畢耕。上裨國計。下遂民生。神功潤澤。於焉允成。合詞以奠。鑒此羣情。

右杜勝集告河文

於惟大河。發源西極。萬里奔騰。舉天下之水莫加焉。潤澤中土。兼濟漕河。舉凡水之利用莫加焉。今天子仁聖。秩祀明禋。祇維敬慎。何邇年河流。猶未循軌。往者既決。岔口豐沛之水。北徙魚臺矣。茲者魚臺之口漸塞。梁靖之流復微。下壅上盈。神機罔測。豈惟齊魯兆民。昏墊是虞。抑恐徐竟運道。因之淤阻。天和等治水于茲。大懼寡昧。無以仰副天子明命。謹率屬吏。齋沐以禱。惟神其相之。大開梁靖之流。兼通夏邑之口。歛束橫溢。順注安流。以上裨國計。下奠民居。以丕顯神休。天和等亦允有賴焉。

右梁靖口告河文

孟津而下。河乃橫奔。北吞爲濟。南溢爲滎。惟茲渡口。故河所經。通塞靡常。疏濬頻興。歲惟癸巳。

天子憂勤，爰命司空，分屬咨詢，咸謂茲水，爲繫匪輕，下趨鳳泗，中經園陵，未可遽通，惟宜永垣，越歲甲午，仲夏三旬，河忽大決，遠邇震驚，曾未踰夕，遂淤而平，萬姓稽首，頌河神明，上答天子，下慰輿情，天和等治水之功，感賴咸臻，自茲以往，覬河效靈，順注淮海，故道率循，兼濟二洪，連道底寧，懋昭利用，允賴平成，式陳明薦，有假茲禋。

右孫家渡告河文

惟茲原武，比接江荆，惟河故道，亦既久堙，南徙榮澤，密邇孫渡，中經園陵，詎曰細故，頃以伏漲，渡口倏淤，人力何濟，神實相予，乃溢北堤，衝決數四，無何底寧，神實予畀，天和仰承明命，中切殷憂，神不責報，予敢忘酬，乃潔粢盛，乃陳牲醴，爰答洪休，復邀遐祉，神其俯鑒，中流率循，北無潰溢，南無憑陵，上重國賦，下憫民窮，豈予私禱，聿顯神功。

右原武告河文

維趙皮兮分流，歲丁亥兮伊始，保北岸兮無虞，賴南流兮迅駛，維下流兮渦河，實中經兮園陵，合長淮兮吞嚙，慮皇寢兮匪寧，維中土兮疎薄，恐湍流兮橫溢，忍赤子兮流離，嗟田廬兮墊溺，維蘭陽兮儀封，實三面兮瀕河，悲浩渺兮巨浸，駭衝湧兮洪波，籲真宰兮無從，盼長河兮祈祀，羌民命兮匪輕，諒神心兮鑒只，循中流兮順注，迴渦水兮宿遷，銜陵寢兮遙拱，奠城部分兮永全。

通支流兮夏邑。濟二洪兮徐呂。益昭美兮神休。冀孚假兮茲旅。

右趙皮寨告河文

趙皮疏導。河始南徙。雖當其衝。罹患極矣。洪波巨浸。平壤沮洳。田廬墊溺。赤子流離。天和等治。水於茲。心切驚傷。菲薦式陳。馮流籲祀。惟神其鑒之。

右睢州告河文

惟茲寧陵。叢爾小邑。洪河南流。肆境膏溺。室廬昏墊。粒食孔艱。問水觸目。驚心慘顏。式潔牲牢。秉誠以祀。我詞匪飾。神其聽只。全我民命。奠我民居。神休丕顯。我心始紓。

右寧陵告河文

同水集卷二附

問水集 卷三

【奏議】

謝恩疏

爲謝恩事。嘉靖十三年四月初一日。臣方守制家居。該工部差武功左衛千戶仇錫齋捧勅諭。一道到臣。并該吏部咨該本部會題爲缺官事。奉聖旨。劉天和着照原職總理河道。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當即望闕叩頭。臣隨於本月初五日服滿。聞運河一帶。開水淺涸。漕運事重。不敢辭避。稽延。謹兼程趨赴。於本月二十六日前到濟寧。交代接管外。謹具本稱謝者。伏以輓江海之粟。以實京儲。開億萬咸太平之鴻業。注黃河之水。以資漕運。成數千里利濟之通津。自昔無聞。於今獨盛。顧西域河源流極湍迅。而中州平陸土雜泥沙。况水濁則易淤。下壅則上溢。順注則運道爲之立涸。國計攸關。橫流則平地爲之陸沉。民命焉賴。是以漢賈讓之上策。竟託空言。惟宋歐陽修之一疏。誠爲確論。蓋治水與用水。本難兼全。惟利民與病民。當知所擇。顧茲重任。猥及迂愚。臣敢不罄竭丹衷。圖惟報稱。酌緩急輕重之勢。爲疏濬修築之宜。行所無事。每當爲

先事之圖期於有成擬終獻平成之績臣無任感恩圖報激切屏營之至

### 自陳乞罷疏

爲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弭災變事臣聞視河道於淮海之間忽得邸報知南京太廟火災仰惟陛下聖德格天聖孝協祖猶且遇災警畏修省不遑而况內外臣工不能仰承德意共圖化理而臣其尤者也蓋治河重務國計民命攸關臣學未開道材不逮人心雖切於效勞而識每病於疎陋况年逾五十髮白齒脫蒲柳之質蚤已衰憊若復漫不自省虛冒寵榮仰負陛下自棄平生其爲罪大矣伏望聖明鑒臣愚衷特賜罷黜則災變可弭而愚臣兢惕之心亦獲以自釋矣

### 河道遷改分流疏

爲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勘呈看得黃河一大支自河南正東流至山東曹縣地方分爲二小支內一支東南流由梁靖口直抵徐州小浮橋入運河外一支正東流由岔口直抵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嘉靖九年七月內飛雲橋河淤塞北徙魚臺縣穀亭

鎮口入運河。今嘉靖十三年七八月以來，黃河變遷，又將穀亭河口以漸淤塞，復自上流曹縣地方榆林集岔分一股，向東南流經河南虞城縣直隸蕭場二縣地方歸入梁靖南河，合流出小浮橋口。又自單縣侯家林岔分一股，向東北流至魚臺縣大小塌場口分流入運河。離濟甯州廣運閘止有一里，誠恐黃水日漸北徙，不無有傷濟甯一帶閘座，具呈裁奪等因。及據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呈稱，訪得先年糧運自濟甯至徐州，俱由各閘啟閉方行。自黃河北徙以來，糧運官民船隻，雖皆順利，但節年沙淤，河底漸高，魯橋以下，閘座盡平。濟甯以下，諸泉阻隔，不能入河。聞今七八月以來，黃河於上流改衝一股，從虞城蕭場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誠恐明年水盡南回，則魯橋下及徐州一帶河道，必須大加挑濬，導引濟甯以下一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閘座廢壞者，盡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庶保運道，無患糧運，不敢阻滯。呈請裁處等因。到臣案照先該同知戴纓等報稱，黃河遷改已經行仰各官勘議去後。今據前因，照得黃河入運以來，數年之間，閘座不事啟閉，糧運官民船隻，雖皆稱便，但淤積泥沙，河皆平滿，閘座盡廢。且又阻絕諸泉，是其爲害甚大。今一旦將原出穀亭口河道淤爲平陸，若使盡勢北趨，則濟甯一帶閘座，必將盡壞。若盡勢南遷，則濟甯下至徐州三百餘里，運河立見淺涸，均於運道有害。今分爲二股，一由河南虞城直隸蕭場南趨徐州，則足以少殺北趨之勢。一由魚臺之北出塌場口。



是即國初未置閘以前導引河水入運故道。猶可賴以接濟。均爲運道目前之益。然河性罔測。難以預度。若使明淤水漸南趨。則濟寧下及徐州淤淺。必須盡濬。閘座必須盡修。以復永樂至弘治百餘年來開運之舊規。誠爲運道無疆之福。但目前數百里淤淺挑濬。工役巨繁。且明春糧運在邇。事勢迫切。而將來糧運。不免照常由閘積水行舟。較之數年舟行閘面者不同。如水漸北趨。則仍濟漕河。運舟誠爲順利。但黃河難禦。而閘河窄狹。不能受黃水十分之一。今已逼近濟寧。萬一漲溢衝決。則天井以下一帶閘座。必皆盡壞。下及徐州三百餘里淤淺日甚。或以漸北徙。則先年北經曹單。下衝張秋故道。亦有可虞。尤爲運道無窮莫大之患。二者均爲有利有害。而輕重不可不權。詢謀不可不審。防禦不可不周。且事連三省。關繫匪輕。除遵奉勅諭會同撫按官行委各該管河守巡兵備等官。公同管河郎中等官親詣踏勘。審度測量。計算詳議。至日臣等再行親詣審勘。遵奉勅諭從長計處。奏請定奪外。謹具題知。

修濬運河第一疏

爲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行據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東兗道帶管曹濮兵備兼管河道僉事謝蘭呈。據委官兗州府管河同知等官戴纓等并濟寧州衛魚臺縣知州等官蒞蒞

等呈抄。蒙山東按察司謝僉事管理河道工部郭郎中案驗奉總理河道劉都御史劄前事。職等會同本府知府康河管泉同知劉純等。依蒙親詣勘得黃河新分二股。并上源曹縣岔口。河於今十月十七八以來。已盡淤塞斷流。會議得國家財賦。取給東南。建閘設官。疏泉積水。漕法以漸而備。加以導濬啟閘之如法。春夏雨暘之時。若亦自足用。但遇天旱泉微。未免盤剝。阻滯。是以故老相傳。先年運舟有數月方過閘。河阻凍不能到灣者。自黃河入魚沛。數十年間。閘座不類於啓閉。漕舟不苦於盤剝。運行順利。直達濟寧。但黃河水半泥沙。而性尤湍悍。故流之所經。且決且淤。如弘治六年。決黃陵岡入海。則安平鎮淤矣。嘉靖六年。決鷄鳴臺口入昭陽湖。則廟道口淤矣。而當時或治舊河。或開新河。皆殫庫藏之財。疲生民之力。或久而成功。或卒於中止。是黃河濟漕之利害較然矣。後因梁靖口決分爲二派。以達漕河。而魚台單沛之間。悉爲受水之區。東奔西突。遷徙無常。隄防捍禦。歲無寧日。自魯橋直抵徐州。爲里二百二十。泥沙沉壅。未易疏通。自師家莊至黃家閘。爲閘一十四座。石塊動移。實難啟閉。而濟寧以下諸泉。多因河底淤高。或阻隔於隄外。或漫流於湖波。泉源之利。入運者少。今黃河忽自淤塞。遷改南徙。在漕河無衝決淤漫之虞。在地方免沮洳墊溺之患矣。但河性不常。實難預料。若明春河水果全不至。則挑河修閘濟泉之工費用不費。關繫重大。誠不可不預爲之所。然謀事非難。成功爲難。

先年開挖新河。止一百四十里。多在陸地施工。且未暇及閘座。官吏夫役錢糧至勤四省。今欲於二百二十餘里之間。使閘座一新。淤塞盡去。源泉盡濬。以復我國家百五十年之舊。必須選委四省官屬。動調四省人夫。計派錢糧。事事有備。而後漕舟可以無誤。職等會勘得各閘淤泥深淺不等。且河道廣闊。一旦豈能盡挑。中間固有閘座原高。當盡去泥淤。直求原底者。亦有閘座原低。因其水勢之平量。培閘面。僅去泥淤之半者。自魯橋至胡陵城止。計長六十三里。逐里測量折算。各淤一丈二尺九寸。應該大挑。今通融以挑深一丈。闊十丈爲準。職等公同取泥。每深廣一尺。秤重一百四十斤。每筐可抬泥一百斤。仍計自河至岸廣狹若干步。每夫每日可抬泥筐數。如閉閘禁水併工急挑。則每四人抬泥一人取泥。通融每夫每日可抬泥七十筐。明歲春早自正月十五至三月終止。除風雨休息十五日。每夫實用工六十日。每里用夫六百名。每五十名用總甲一名。火頭二名。共用夫四萬零六十八名。若放閘通水。二月用小船。三月下水。取泥挑濬。每二人抬泥。即用三人取泥。須倍起人夫八萬名外。該修閘七座。每座用夫七百名。共用夫四千九百名。合無今十二月以裏。通調山東河南并北直隸河道淺鋪閘溜隄壩河道。并黃河白夫起倩附近府州縣衛軍民人夫。各於正月初間。委官分投督領。刻期到工。并預於年裏。委官估計停當。分投採取石塊。鑄造鐵錠。買運石灰。椿草板木。打壩修閘物料齊備。凍開

興工修理廢壞閘座。官督閘板挑濬月河。先期早完。以備皇木糧運。早至。猶恐採石艱難。遲期促迫。衆工並舉。卒難齊集。或酌量開座。遠近。每二閘先修石閘一座。中間暫用椿草築壩蓄水。候木石俱備。各閘俱如式修堵。務令堅久。一面嚴督管泉官將濟寧以下諸泉疏濬。導引入河。接濟。俱自正月十五日興工。起至三月終止。務在糧運船隻未到之先完工。萬一天時亢旱。泉源枯竭。皇木糧運阻滯。事勢十分緊急。方將梁靖口岔分泥河故道。少加疏濬。以濟閘河。仍於梁靖口上流分水處所。大加疏濬。俾水出小浮橋。以濟徐呂二洪。其城武縣荷村集起至廣運。開止長隄一百二十二里。俱且停止。各該均徭夫役俱有原編下戶貼併盤費。不須官給工食。但每半月量加賞勞。合用筐扛鍬鑿令夫自備。事完領回。正派人夫工食。日給銀一分五釐。願募倍之。并採運石塊備辦合用閘板物料等項。人匠工食。俱准於南北兩河各該庫貯河道銀動支買辦應用。椿草糶麻石灰。准於臨河各該官廠支用。完日造冊繳報。庶幾大功可冀。而漕舟可通。但積水行舟。其糧運終不如揚帆開面之速。乞行漕運衙門。令其查照舊規。遇淺盤剝。仍嚴禁不許例外多帶客貨。免致淺阻。藉口河道。則糧運可保無誤矣。具呈施行等因。到道。案照先准本司關抄。蒙總理河道劉都御史案驗前事。備蒙已行勸議去後。今據前因。隨該本道會同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欽本司署印分巡海右道僉事周相總理稅糧帶

管分守東兗道左參政丘民範工部管河郎中郭敦管泉主事段成恩管開主事邵元吉會議覆勘相同。具呈照詳。及據管理河道郎中郭敦呈據戴纓等呈前事。會同各官復勘相同。及稱相應准擬。合即措辦石灰等料。預調河道及廩募等夫。依期興工。刻期告完。但錢糧出自河道。用度數目。必須公同二司守巡及曹濮兵備管河等官會同估計。會委廉幹官員收掌支銷。方爲允當。其銀兩俱要通解兗州府貯庫。凡遇給領買運料價等項。先須呈請本院批允。方行動支。不許徑解工所。凡夫役工食。須委附近廉潔州縣掌印官員公同給散。不許管工委官給散。庶獲清楚。但前擬台用人夫八萬名。看得連年河道多事。官民疲困。動衆八萬。未免四省騷然。深爲可慮。且治河之功。水難於陸。縱有八萬之衆。糧運伊邇。或恐難收水撈之功。查得南旺河道淤淺。例該三年兩次。具呈本部。題奉欽依打壩絕流。停止解貢糧運各船隻。大舉挑挖。幸今嘉靖十四年春當該大挑之期。該調東兗濟南等府河道泉壩開溜并各該驛遞夫廠接遞夫役一萬餘名。自二月初一日興工。三月終止。合無將此項人夫盡數暫挪。併以黃河白夫。亦做大挑事宜。北於濟寧南於孟陽泊打壩絕流。分工挑濬。雖曰淖泥深陷。爲力固難。較之水中撈取。終爲省力。刻自正月十五日起。至三月終止。期於皇木糧逆。不致阻誤。庶爲事半功倍。開呈定奪。等因到臣。案照先據山東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勘呈。看得黃河一大支。自河南正東流。

至山東曹縣地方分爲二小支。內一支東南流由梁靖口直抵徐州小浮橋入運河。外一支正東流由岔口直抵魚台縣殺亭鎮口入運河。今嘉靖十三年七八月以來黃河變遷。又將殺亭河口以漸淤塞。復自上流曹縣地方榆林集岔分一股向東南流出徐州小浮橋口。又自單縣候家林岔分一股向東北流至魚台縣場塢口入運河。離濟寧州廣運閘止有一里。誠恐黃水日漸北徙。不無有傷濟寧一帶閘座等因。及據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呈稱。誠恐水盡南向。則魯橋下及徐州一帶河道。必須大加挑濬。導引濟寧以下一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閘座廢壞者。盡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庶保運道無患。糧運不致阻滯等因。據此。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行山東布按二司守巡管河各道。同管河郎中等官郭敦等。督率各該府衛州縣掌印管河管泉等官。親詣勘議。仍會同該司各掌印官通行詳議。及臣具本題知外。續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報。新開榆林集并候家林分流二河。上源曹縣岔河口。自十月初旬以來。水勢南流順便。東行者漸緩。至本月十八日黃水盡歸梁靖口南趨。致將本口并新分榆林集候家林二河俱淤塞平滿。見今斷流緣由。到臣案候間。今據前因。會同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得理有經權。勢有緩急。自黃河入運。漕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填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今一日南徙。則其

利盡失。而害獨存。議者欲於單縣地名侯家林。徹導黃水。下從泥河。出孟陽泊闌。下當魚臺沛縣之間。俾上不傷濟寧閘座。下可以濟徐沛一百七十餘里之運道。但勘量得侯家林至孟陽泥泊河口一百五十四里。量挑深八尺。面廣八丈。底廣四丈。爲準。計用夫一萬七千名。用工九十日可完。自侯家林至梁靖岔河口一百五里。大須導濟。用夫二萬三千二百名。通計該用夫四萬零二百名。工費甚巨。但河性罔測。而國計至重。先事之防。急宜預圖。是以臣等反覆計慮。目前惟修濬閘座河道。開通泉源。以完復百餘年漕運舊規。爲永久無疆之利。各官所議酌緩急之勢。爲經權之宜。其間閘座之高下。泥淤之淺深。與夫秤輕重。以取泥。步遠近。以定工。增開積水。以省深濬之費。閉閘禁水。以收急濬之效。皆臣等親詣公同測量。審度計算。明實。委皆可。行。而郎中郭敦所議。估計必會同憲臣。出納必總歸郡府。給放必輪委正官。尤爲詳慎。而各處泉源已經主事段承恩。遍詣疏濬。所據調夫并各工食。查有嘉靖七年開挑新河事例。及查河南河夫內應量調一半。明春例該大挑。南旺亦係緊要。合無存留入夫九千餘名。挑濬其餘亦應量調。今次合於濟南東兗青州四府。查照舊規。派夫二萬二千名。照舊每名日給食銀一分五厘。兗州一府所屬開溜淺鋪隄壩等夫六千九百名。曹縣等處黃河堤白夫三千五百名。直隸大名府隄白等夫三千二百名。河南河夫內先調九千五百名。以上二萬三千一百名俱均

銜額編夫役各令自備工食。惟量加賞勞。其開座泥沙淤填候築壩車水挑澆。方可定估。目前惟急備石塊灰鐵椿木等項物料。所費諒亦無多。南河徐沛等處工程。雖未議至。大約該修開座相當。河道雖遠。而淤泥不深。人夫諒自可減大半。臣等覆查得嘉靖六年開挑趙皮峽口河。起夫五萬八千名。用工三個月。嘉靖七年開挑新河。起夫六萬五千名。用工六個月。用銀二十餘萬兩。先年工部侍郎崔巖修築梁靖縷水隄。亦起夫四萬二千名。今次較之各起工程。大小遠近難易關繫輕重。誠爲不侔。而調夫止六萬餘。用工僅及二月。誠不敢張大多估。以虛費財力。如果不敷。方行隨宜量顧。或通融調撥。務求財不費而事集。但數百里淤淺之挑澆。開座之修復。取辦一旦。爲力甚難。明春糧運在邇。爲限甚迫。而四省夫役之徵調。極難齊一。郡縣掌印官員。又當應朝之年。運河一帶管河卑官。多不堪委。且經近年裁革。爲員甚少。萬一夫役工程少過期限。即至債事矣。臣等不足惜。如國計何。且事體重大。猶恐臣等愚昧。一時計慮未周。伏望皇上軫念。連河事重。國脈所關。乞勅工部會同吏戶二部。再加詳議。速爲上請。定奪。行下臣等。於今十二月初旬。以裏。通行各省。派調夫役。採運物料完備。定委山東。巡迓及管河副使。南直隸河南各管河副使。每府佐貳官一員。總部州縣各佐貳官一員。分部。明春正月初旬。各量遠近。定限起程。務於正月十五以前到工。閉閘絕水。禁止船隻。畫地興工。不許參差後期誤事。



直隸山東河南應朝官員定與期限。不許枉道及順便回家。并在途遷延。尤望天語叮嚀。各該撫按官協力申飭。早爲督發。并管河郎中布政二司守巡管河等官。務須體國如家。協心共濟。委官如有不敷。各道及各府州縣能幹正佐等官。容臣選委。果能實心幹事。經畫有方。及憚勞避事。因循怠玩。處置乖方者。俱聽臣旌舉參劾。及照連舟盤剝漕河舊規。臣等審驗糧船自面至底尺寸。及遍詢回船運軍。舉云裝米五百餘石。用水亦不甚深。而帶貨過重。未免淺閣。前船一滯。後幫皆遲。况今黃河遷改。開座新復。淤泥量挑。未免遲難。尤望乞勅戶部通行漕運衙門。曉示運軍。遇淺即剝。仍申明帶貨舊例。不許例外重載。如違盤詰。臣等臨期再行多方撈濟。導引接濟。惟冀明歲不誤糧運到京。以完復百餘年來運道舊規。國計允有賴矣。工部覆議。是皆本官目擊河患酌量緩急之宜。以爲先事預防之計。相應依擬。但前項河道事于三省。工併一時。總理官員必須專其委託。重其事權。庶克有濟。本部仍請勅一道。馬上差人齎付都御史劉欽遵。便宜行事。各該撫按守巡并管河郎中務要用心協力共濟厥事。毋分彼此。致誤漕運大計。其司府掌印管河等官。并承委大小官員。果能始終用心。著有勞績。就行據實薦用。如有乖方阻撓。妄費錢糧。賈放夫役等弊。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參奏者。指名參究。中間一應未盡事宜。聽其就彼從長計處。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吏部將山東河南直隸司府州縣應朝官員嚴

限赴任。以濟緊急。河工不許枉道回家。在途延緩。致令誤事。漕運衙門申飭舊例。曉諭運軍。遇淺即行盤剝。不許例外多帶重貨。以免淺閣。官軍故違。即便訪拏究治。再照黃河水性無常。來春仍或復入故道。亦要相度機宜。量爲經理等因。具題奉聖旨依擬欽此。

### 修濬運河第二疏

爲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據工部管理河道都水清吏司郎中鄭綱呈據委官徐州知州魏頌管河判官項情沛縣知縣楊政管河主簿王廷相等各會呈前事。勘得徐沛一帶河道。自胡陵城開起至沽頭三閘并謝溝新興黃家閘下至徐州止共閘七座。計里一百六十有餘。先年河身低下。閘座啓閉以時。泉源接濟。自濟寧直達徐沛。復有嶧山滕鄒等縣諸泉。或由金溝淺而入運。或匯昭陽湖而積水。舟楫順利。糧運通行。自正德年間黃河決口。流出沛縣飛雲橋地方。西水東注。漫浸各閘。自後飛雲橋淤塞。河水復自魚臺漫入運河。然河流衝決。奔突無常。引河濟運。利害相半。河流便於行舟。閘座日就頽廢。本年八九月以來。黃河遷改。將原出穀亭口以漸淤塞。岔爲二股分流。十月以來。通將二股淤塞斷流。各閘淤淺。舟行艱難。但河性通塞往來莫測。目前惟當疏濬淤淺。修復閘座。以通漕運。尤事預慮。以復舊規。但糧運期早。兼聞皇

木陸續將至。必須併工急挑。期於三月完工。方不有誤。今沿河中流逐里測量。自胡陵城開起。至沽頭上閘止。計五十七里零一百二十丈。各淤淺不等。俱該挑濬。自沽頭上閘起至黃家閘止。內止淤淺三十七里。亦該挑濬。河面廣闊。急難盡濬。兼恐水流散漫。每里俱用挑閘一十丈爲準。職等公同各官。每深廣一尺。取泥秤重一百四十斤。每筐可抬泥一百斤。仍計自河至岸廣狹若干步。每夫每日可抬泥筐數。如閉閘禁水。併工急挑。則每四人抬泥。一人取泥。通融每夫每日可抬泥七十筐。明年春早自正月十五日起至二月終止。除風雨休息。每夫實做工三十日。自胡陵城起至沽頭上閘止。應挑淤淺五十七里。共用夫一萬五千九百六十名。自沽頭上閘起至黃家閘止。應挑淤淺三十七里。共用夫五千一百八十名。更修閘七座。每閘用人夫七百名。共用夫四千九百名等因。到職。案照先爲前事。奉總理河道劉都御史劄付。已經備行。仰各官勘議去後。今據前因。隨會同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親詣各該地方覆勘。與各官所議相同。會議得濬河修閘。通用夫二萬六千四十名。合照舊例。於淮揚二府徐州正派并調各處淺夫不足之數。量調附近黃河等夫。并願募應役。各於年裏派調停當。各府委佐武官一員。總部每州縣委佐武官一員。分部預備濬河筐扛鍬纜等項器具完備。各於正月初間委官督領。刻期於正月十四日到工。內均徭編夫自備工食。但加賞勞。正派夫役照例日給食銀。

一分五釐。顧募人夫照例日給工食銀三分。仍先於年裏估計閘座停當。投分採取石塊。動支河道椿草各項銀兩。買運石灰。鑄造鐵錠。并椿草板木打壩修閘。物料齊備。及動支舊開河剩。下徐州各廠杉木石塊先儘取到。俱候凍開與工。修理閘座。挑淤淤淺。刻期在糧運船隻未到之先完工。若雨水勻和。泉源充裕。斯則閘座無窮之利。但恐天時亢旱。諸泉之水不足以供各閘之用。糧運阻滯。事勢急迫。則於黃河梁靖口迤東岔河設法疏濬。下從泥河出孟陽泊口。以急濟漕運。寧費財力。亦不敢惜。及查先年黃河流決。閘座不用。原設專管沾頭等閘主事一員。各閘官吏俱盡裁革。閘溜淺鋪人夫十留一二。餘皆革去。目今各閘既已興復。原設主事并各閘官吏俱乞奏請銓補撥充。各淺人夫俱照舊編派。其人夫工食賞勞并採運石塊備辦。蘇麻石灰物料人匠工食俱於河道貯庫銀兩。兵備查應。兆責委府州縣正佐廉幹官員估計。買辦支用。工完之日。通將糧募調過人夫。動支過錢糧。修濬過工程。備悉造冊繳報。再照積水行舟。終不如揚帆開面之速。况閘座久廢。而新復運河久淤。而初通。尤乞申明漕運舊規。遇淺即行盤剝。嚴禁例外不得多帶客貨。庶開河可以通行。糧運亦無淺阻矣。具呈及據徐州兵備廉管河副使查應兆會呈相同等因。到臣。案照先據山東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勸呈。看得今嘉靖十三年七八月以來。黃河變遷。將穀亭河口以漸淤塞。復自上流曹縣榆林集岔分一股。

向東南流出徐州小浮橋口。又自單縣侯家林岔分一股向東北流至魚臺縣場口入運河等因。及據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呈稱。誠恐水盡南向。則魯橋下及徐州一帶河道必須大加挑濬導引。濟寧以下一帶諸泉盡入運河接濟。閘座廢壞者盡行修理。以復先年舊規。庶保運道無患。糧運不致阻滯等因。會同總督漕運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行直隸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公同管河郎中鄭綱督率各該府衛州縣掌印管河管泉等官親詣勘議。及臣具本題知外。續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報。新開榆林集并侯家林分流二河上源曹縣岔河口。自十月初旬以來。水勢南流順便。東行者漸緩。至本月十八日黃水盡歸梁靖口南趨。致將本口并新分榆林集侯家林二河俱淤塞平滿。見今斷流緣由。到臣。除北河事宜已經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題外。臣會同總督漕運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得。建閘積水以通運者。先朝百餘年之舊規。藉黃河之水以濟運者。邇年一時之近利。今黃河一旦遷改。雖河性罔測。而先事當防。國計至重。豈容少緩。徐沛百餘里間。凡運道之淤淺。閘座之頽廢者。目前舉須修濬。各官所議利害甚明。經畫亦當。前項人夫合於淮揚徐三府州儘調河道淺閘塘壩黃河等夫四千名。沛縣空閑接遞夫二千四十名。俱係均徭編僉。各令自備工食。但量加賞勞。正派人夫一萬名。照例每名日給食銀

一分五釐。願募人夫一萬名。照例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但閉閘絕水。則人力易施。入水取泥。則成功難必。照得濟寧南旺河道例。該三年兩次大挑。嘉靖十四年春。適當應挑之期。例該工部管河郎中呈部奏請於二月初一日興工。至三月終止。閉閘絕水。禁止往來。鮮貢船隻。係是舊規。合無趁今大挑之期。預於年裏將前項人夫起派。願募每州縣選委佐武官一員。分部。每府選委佐武官一員。總部仍委徐州兵備躬親。催督調發。修閘灰石鐵綻板木椿草等料。俱於年裏買辦。採運到閘完備。俱候春初。人夫於正月十五以前到工。并各閘俱俟凍開。上自南旺下至黃家閘。閉閘絕水。禁止往來。船隻畫地分工。并北河原議夫役。亦合量增。併力挑濬。修理完工。以俟皇木糧運早至。臣等仍申飭運卒不許例外多帶貨物。臨期再行多方疏引接濟。及夫果不敷。量爲添願。以期國計無誤。再照徐沛河道廣闊。閘座稀少。較之濟寧河狹。閘密者。猶有不同。是以故老相傳。先年運舟有累旬累月方過沾頭三閘者。况今淤淺量挑。閘座新復。若果將來天旱泉微。皇木糧運阻塞。事勢迫促。方如各官所言。將梁靖東流岔河量加疏導。以圖急濟。此則甚不得已一時之權也。如蒙乞勅工部再加計議。早爲上請行下。臣等預行征調。及期興工。尤望天語叮嚀。各官有能體國效勞。實心幹事。經畫有方。及憚勞避事。因循怠玩。處置乖方者。俱聽臣等旌舉參劾。再照沾頭等閘。上去濟寧。下至淮安俱遠。舊設主事一員。管理近

年黃河入漚。閘座盡廢。主事並沾頭三閘。謝溝新興。黃家胡陵城等七閘。官吏俱經裁革。今閘座既復。前項各官似應復設。乞勅吏工二部再行計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前主事并閘官照舊銓選。行下臣等。將吏役并閘溜等夫。悉照舊規編撥應役。則運道百年之舊規。可以完復。國計尤有賴矣。工部議。詳觀前後二疏。經理南北兩河。明燭機宜。才優經濟。誠一勞永逸之圖。國計無窮之利也。似此總理憲臣。數十年以來所罕見者。况經會官勸議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之日。通前請勅一道。馬上差人齎付本官。重其事權。專其責任。山東河南及南北直隸司府軍衛官員。悉聽節制。見今守巡該道。并治河等官。廉能者選委。闕者即便更換。照依原擬調集各項人夫。俱限明春正月十五日以前興工。河道大加挑濬。閘座隨宜修理。如夫數不敷。隨宜添顧。合用料價。工食。查照本部先議。動支兩淮餘鹽銀八萬餘兩。山東河南二省戶部開納事例銀各二萬兩。及勸支原議河沿椿草各項貯庫銀兩。通融估算支用。再照沿河閘座頽廢二十餘年。上下淤泥壅積三百餘里。一旦修濬。委的工役浩繁。相應添官分理。以圖工程早完。庶幾糧運無滯。但本部近因營建宮殿。修舉廟制。屬官差遣數多。合無移咨吏部。於內外相應官內。推陞才識優長。諳曉河道郎中二員。請勅前去。一員會同郎中郭敦。一員會同郎中鄭鋼。俱仍聽都御史劉經畫委任。分投督理。務要同心協力。共濟時艱。工完之日。奏請回部別

用其沽頭關主事亦就銓選老成官一員前去管理。三年更代。各關官吏人夫照舊添設。先年印記查給用使。仍備行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馬嚴督各處領運官軍。遇淺即剝。不許多帶重貨。及行各該管洪管關管泉主事等官。務要親詣淤淺去處。各行起夫挑濬。勿致阻誤。皇木糧運工完造冊。奏繳本部。仍將都御史劉勞績奏請擢用。其承委大小官員。果有實心幹理。懋著勤勞者。本官指實具奏。以憑上請陞賞。怠玩愒事者。參劾罷黜。中間若有未盡事官。悉聽都御史劉從長區處便宜行事等因。具題奉聖旨。是這疏通運河。係國家緊急事務。劉天和所奏具見用心。着寫勅與他。作急督理。一應司庫軍衛等官。俱聽節制。務要刻期完工。以圖永久。其餘依擬。欽此。



問水集卷三

問水集 卷四

【奏議】

議築曹單長堤疏

爲會計預備嘉靖十四年河患事。據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曹漢兵備兼管河道副使呂陶呈。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勘得曹縣地方梁靖口東行岔河於嘉靖十三年十月以來。淤塞斷流。見今調派人夫數萬名。挑濬淤淺運道數百里。并修理閘座。所費錢糧不貲。誠恐春夏黃水發長。復衝魚臺等處。則前工盡棄。照得梁靖口東行岔河口。必須先築壓口縷水堤一道。長三里。以防黃水東衝。一面將曹縣八里灣起至單縣地方侯家林接舊堤頭止未完長堤八十里。應該修築大堤一道。根闊五丈。頂闊一丈五尺。通融折算自頂至根闊三丈二尺五寸。高一丈。取土遠近不等。酌中每方廣一丈高六寸爲一工。每丈該五十四工。每里該九千七百二十工。每夫做六十工。每里該夫一百六十二名。外總小甲火頭十二名。共一百七十四名。八十里共夫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名。每夫一名該分工一丈一尺一寸零。實做工兩個月可完。外

採柳栽柳用夫一百八十名。共用夫一萬四千一百名。遵照總理河道劉都御史案行規制。密栽臥柳低柳深柳。行及伏秋。必將長茂根株盤結。自可備其復衝。則運道功成。保無患害矣。及照築隄合用人夫數多。查得黃河原額均徭白夫共三千七百名。外該調大名府輔河夫三千三百五十名。仍令每夫一名添雇一名。共夫一萬四千一百名。內均徭河夫自備工食外。願募夫每日工食銀三分。相應於河道銀內支給。其岔口縷水堤量調曹縣等處。近放回下三則原編白夫一千餘名修築。庶使大工早完等因。到道。據此。覆議得謹始所以慮終。有備斯保無患。故爲長久之計者。常爲遠慮。而憚目前之勞者。必貽後憂。先年黃河善決。東逼運道。蒙總理河道侍郎潘修築長隄一道。以防奔潰。以障漕河。自曹縣娘娘廟直抵沛縣。綿亘百餘里。巋然尙存。但彼時或因財力不敷。或因人言阻撓。中未築隙隄。自八里灣以及侯家林上下八十里。缺而未合。設使當時前隄果就。黃水無路可通。角臺金鄉單縣等處。豈至滄浮。運道開壘。豈至淤塞。如今日哉。識者每每恨之。今黃河既已南趨。不藉行舟。積於空虛之地。而運道見行。修濬會集財力。將圖永久之規。前填長隄。若不早爲接築。萬一今後黃水復至。衝壞開壘。淤填漕河。阻滯糧運。則工力徒費。國計何賴。誠宜早見而預待之。非小小舉措也。所據接築前隄并岔河口添築壓口縷水隄一節。既該本官勘議停當。俱應依擬施行。則黃水不復爲患。運道永保無

虞矣。開旱照詳到臣。案照先准工部咨。爲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該臣等題工部覆議。看得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題稱。黃河南徙。則其利盡失。而害獨存。必須大濬河道淤淺。修復閘座。以復舊規。相應依擬。將府州縣該調夫役。選委官員分部。俱限明春正月十五日以前赴工。及稱黃河水性無常。來春仍或復入故道。亦要相度機宜。量爲經理。題奉聖旨。依擬欽此。備咨到臣。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竊惟我朝建都上游。永樂間特命尙書宋禮。大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疏濬濟寧北至臨清。前元會通河三百餘里。增建閘座。導引汶水及山東諸泉。以通漕運。爲國計萬世無疆之利。百餘年間未聞大加挑濬。縱遇淺澀。或天旱泉微。亦不過盤剝寄頓。及到濤稍遲滯。初未嘗有淤塞不通之患。亦未始資水於黃河也。又且上自河南原武。下至山東曹縣七八百里間。每歲於黃河北岸築隄捲埽。防其北徙。勞費動以億計。往歲河決張秋。大傷運道。是其明驗。自黃河入徐沛。舟行閘面。皆以爲順利矣。然亦不過二百餘里爾。而上至南旺。北至臨清五百餘里間。則仍全賴汶水諸泉之利也。議者泥近小而昧遠大。臣竊惑之。邇年河漸北徙。將及濟寧矣。淤填河道。廢壞閘座。衝廣河身。阻隔濟寧以下諸泉。是其爲害。豈小邪。今一旦南徙。至役四省之民。以疏濬河道。修復閘座。勞費不貲。萬一今歲復入運河。則數百里間。必將復淤。前功盡棄。爲患愈大矣。臣等前議濬河未及築隄者。蓋慮工役并興。恐

顧此矣。彼爲慮猶未周也。是以工部議行臣等相度經理。蓋此事預防欲收全功。爲一勞永逸之圖。誠爲國計至慮。仰荷俞允。已行欽遵。各官所議前隄。委應修築。但沛縣以下。黃水久衝河道。廣闊。倘遇天旱。泉微。未免淺澀。稽遲糧運。及照徐呂二洪。與開河不同。必賴黃河之水。然後深廣利濟。是以臣等二次疏內。議稱若果將來糧運阻塞。事勢迫促。方將黃河量加導引。下出泥河。爲甚不得已一時之權。然勢難兩遂。今幸趙皮寨南徙。黃河於嘉靖十三年秋冬。忽自河南夏邑縣地名太丘回村等集。陸續衝開數口。下注山西坡湖。轉向東北流。經直隸蕭縣城南。仍出徐州小浮橋口。下濟徐呂二洪。殆由天相。川靈效順。不假人力。見今二洪舟行無阻。春夏水長。必愈深廣矣。其沛縣以下。將來如果水流散漫。舟行淺澀。臣等自當多方竭力。隨處疏濬。俟數百里淤塞既通。肆省民力。息肩之後。又當廣詢長策。別圖久遠。目前惟當權其輕重緩急。先濬運河。以通漕舟。補築長隄。以防黃河。以保運河而已。若預計利害。曲爲趨避。過爲疑慮。以隳近功。則臣之罪大矣。固亦臣所不忍以仰負陛下。自負平生者也。除遵照該部覆議。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備行副使呂陶。督率同知戴纓。通判陳萬言等。相度經理。調領河道人夫。動支河道銀兩。依限修築前隄。工完具奏。及行直隸河南山東各管河副使。將蕭縣新開并梁靖舊口河水。再加疏導。接濟二洪外。具題工部議覆。看得挑濬淤淺。以除運河之患。增築隄岸。以防

黃河之決。二者相須不可缺一。既經議處停當。相應依擬修築。務使隄岸堅固。一勞永逸。所據蕭縣新開井梁靖舊口河水接濟二洪。亦爲緊要。其直隸河南山東各管河副使再加疏導。以免淺涸之虞。務各勉盡心力。不分彼此。庶克有濟。如有怠職誤事。以致阻滯糴運。指名參究等因。奉聖旨依擬。欽此。

### 薦舉方面疏

爲薦舉河道方面官員事。臣奉命總理河道。已嘗閱歷山東河南直隸等處。凡利病之咨詢。修濬之方略。與夫徵調督理。多於藩臬長武及管河守巡兵備等道是賴。固非臣一人之身所能周知而獨任也。除到任太淺者。未敢遽舉外。其間識足以達變。材足以任事。凡有裨於河道者。臣誠不敢蔽。謹遵勅諭。一一爲陛下陳之。在山東如布政司左布政使張欽。持守不阿。臺憲之風裁久著。出納惟慎。藩官之譽望尤彰。右布政使秦鉞。材猷練達。亦既效于累遷。器量宏深。自可期其遠到。先任按察使。今陞浙江右布政使范輅。剛方不拔之操。遇坎埒而已彰。清慎有爲之譽。隨遷轉而益著。先任分守東甯道參政。今陞河南按察使李顯。性恬澹而守不移。材練達而事克濟。先任曹濮兵備兼管河副使。今改廣東提學周瑯。學術純正。歷中外而資望已深。器

度端凝。治河防而勤勞久著。在河南直隸如布政司左布政使孫懋。官久而持守不渝。政繁而弛張得體。按察司帶管河副使唐符。練達之材。勤勵之政。河防兼理。勞績居多。管河副使胡宗明。穎敏之資。隨所處而施無不宜。精練之材。隨所至而事無不舉。憲度尤嚴。河政有賴。潁州兵備帶管徐州兵備兼管河僉事李宗樞。厚重不撓之器度。遠大堪用之材猷。兼理河防。議處精當。之數臣者。是皆有裨河道。一時之良。其餘藩臬雖賢。顧於河道無關。臣殊不得而概舉也。如蒙乞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欽等量其年資。以次擢用。則庶官知勸。河政修舉。而國家亦允有賴矣。

### 舉劾有司疏

爲舉劾河道有司官員事。臣奉命總理河道。凡掌印管河及帶管河道有司官員。舉嘗留心詢訪。或驗諸施爲。或審諸輿論。其間有益河道及怠政殃民者。舉不敢蔽。蓋匪惟河政之興廢所繫。而民生之休戚攸關。况當考察庶職之期。謹一一爲陛下陳之。如直隸河間府知府喻茂堅。年資深而譽望累彰。剴事體練而勤勞兼著。於治河。揚州府知府侯秩。正大不阿之操。精練有爲之才。山陽縣知縣王汝楫。地當繁艱。政皆修舉。山東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才足勝劇。

事不避難。河南睢州知州胡瑞節財愛民之譽已彰。治隄衛民之績尤著。祥符縣知縣劉九容令嚴而邑事畢舉。才敏而河政兼修。此皆有裨河道。政亦宜民。所當薦揚者也。如山東金鄉縣知縣王宇坐視水患。志惟亟於征求。任用匪人。利交通於關節。單縣管河主簿馬瑒老病艱於拜起。貪求志在圖歸。河南原武縣典史董昌修堤侵尅。託疾逃避。此皆怠政殃民。亟當罷黜。內董昌猶合提問者也。山東兗州府管河通判丁鵬材暗劣而驅策不前。事糊塗而遲誤已甚。夫役數盈七千名。河道遠逾二百里。責任繁重。委難支持。始猶勉強。而操守未虧。近因戒飾。而志向漸異。况今工役繁興。決非庸才可濟。滕縣知縣林春一令不行。諸務廢闕。河夫累百。舉不赴工。河南永城縣知縣戴亨。河徙而民瘼罔知。才弱而吏弊滋甚。此皆才力不及。內丁鵬年力未衰。林春操守未虧。戴亨歷任未久。授以簡僻。尙堪効用。此則似應改調者也。伏望皇上軫念治河重務。國計所關。掌印管河責任均重。乞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喻茂堅等以次擢用。王宇等速加罷黜。內董昌仍行提問。沈暄仍改教職。丁鵬等量調簡僻。則舉措攸宜。河政無誤。而國計亦允有賴矣。



改設管河官員疏

爲復設管河官員以專責任事。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查得接管卷內。先該原任本道副使齊之懋。汪濬并帶管副使唐符呈。節據開封府管河同知王景明。蘭陽縣知縣白汝翼等各呈前事。要於蘭陽儀封封丘原武四縣復設管河主簿。歸德睢州添設管河判官各一員。專管本州縣河堡夫役錢糧等因。俱經具由通呈。向未蒙示添補。切照黃河爲患。由來轉徙無常。以故沿河設官。亦因而增減不一。比與他官可以預定而額設者不同。先年原武蘭陽儀封等縣。各設有管河官一員。必非得已。至嘉靖九年。止存鄭州及陽武祥符考城等縣共官四員。餘皆裁革。雖云奉例。實因一時河勢緩急。以爲去留。近該本道巡歷濱河一帶州縣。除武陟以上未暇備陳。自原武下至封丘。河漸北徙。縣南長隄。日被大河侵削。原武去河只數里。封丘僅十餘里。雖有護城縷水新隄。而隄防捍禦。歲無寧息。蘭陽儀封而下。勢益危迫。近因河經趙皮寨地方。分而爲二。蘭陽濱寨之西北。儀封濱寨之東南。四分五裂。腹背受水。至於睢寧則又分而爲二。一由歸德夏邑永城以達徐淮。名曰挑河。一由寧陵柘城鹿邑以達亳泗。名曰渦河。緣上流趙皮寨分奪大河十之七八。而下流新隄淺狹。勢不能容。以故瀾漫沮洳。急宜經制。况

原武西有紅荊口。東北有黑洋山。封丘南有荊隆口。蘭陽北有銅瓦廂張村集。儀封東北有黃陵岡。睢州所屬有蔡家口。要皆黃河往日奔決故道。今當逼近河流。或直當河衝。其關繫於地方運道者如此。且原武有王村廠。封丘有荊隆廠。蘭陽有銅瓦廂張村集二廠。儀封有于家廠。各有節年收買物料錢糧。歸雖雖未設有廠分。每歲修築疏濬之費。動以萬計。其關繫錢糧出納者又如此。近雖暫委州縣佐貳。或首領官管理。往往交代不常。緣以爲姦。虛費無補。皆由於此。甚至陰醫義官射利無恥之徒。夤緣充管。則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爲照治人治法之有無。自昔皆然。而任法任人之優劣。于今尤切。本職猥以庸材。叨茲重委。且親臨目擊。動慮乏人。職守所關。不容緘默。乞軫念河患重務。備查本道節次呈請。會議轉達。於濱河緊要州縣。添設州判縣丞等官。各一員。專管本州縣地方河防。兼理一應錢糧。庶河患有備而無虞。責成有官而非冗矣。呈乞照詳等因。到臣。會同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簡霄。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蔡鑾。議得河患有緩急。故建官之因革。以之。副使胡宗明所呈河患利害。亦已明備。蓋河分流則山東河南均受其害。今全河南徙。則河南一省獨受其害矣。上自蘭陽儀封。下及歸德睢州寧陵。永城夏邑等縣。皆當河之衝。洪流衝盪。巨浸沮洳。民患已極。誠可矜憫。而原武正當上源黃河北衝故道。封丘則先年北衝荊隆等口在焉。况黃河上流勢猶北徙。運道所關。最爲要害。疏

導隄防卒歲弗寧支費錢糧動以萬計誠不可無專官管理臣等復慮因事設官過省固廢事然過冗則擾民查得陽武原武道里甚近而原武河患尤切合無裁革陽武見設管河主簿一員却於原武復設主簿一員兼管二縣河道其封丘蘭陽儀封三縣管河主簿委應復設睢州應添判官一員兼管柘城縣歸德應添判官一員兼管甯陵永城二縣各河道惟夏邑縣境內黃河今歲改流一支東北經蕭縣出徐州小浮橋口下濟徐呂二洪至爲緊要蓋黃河舊由梁靖口濟二洪之水今已甚微勢將淤塞二洪運道全藉此水導引疏濬關繫至重合無特設主簿一員管理庶因革損益各適於中官非冗而事不廢矣如蒙乞勅吏工二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陽武縣管河主簿裁革原武封丘蘭陽儀封四縣各管河主簿照舊復設睢州歸德州各管河判官夏邑縣管河主簿各添設專理河道兼管錢糧則責任專一而民患賴以少紓運道利濟而國計賴以不匱矣

急缺管河官員疏

爲急缺管河官員事嘉靖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臣於魚臺縣督理濬河工程忽得邸報知管河工部郎中鄭綱已蒙欽陞浙江嘉興府知府本官管修大工幸已垂成惟俟憑至赴任但本官

所管河道。北自沛縣南至瓜洲。儀真千有餘里。今春正月以來。因徐沛運河事重。晝夜在工。濬河修閘。罔敢少違。以是淮揚之間。凡湖隄壩堰。祇能委官分修防護。未遑躬親督理。目今正值糧運盛行。况徐沛河道新開之際。誠不可一日缺官管理。若候陞任新官至日。不無遲誤。竊照近蒙欽准添設修河工部郎中涂樾。原擬工完奏請別用。目今工已垂成。况本官性資明敏。材猷練達。凡所經畫。上下咸宜。若任之管河。誠爲有益。伏望皇上軫念漕運事重。國計所關。就近設官。事體甚便。乞勅吏工二部計議。即將涂樾改註管河。請勅行事。則建官惟人。而河政亦允有賴矣。

問水集卷四

閘水集 卷五

【奏議】

治河功成舉劾疏

爲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事。據南北河管工工部管河郎中郭敦鄭鋼協管河郎中李仁涂  
樾管閘主事邵元吉管洪主事張鏡山東布政司分守右參議王暘按察司曹濮兵備管河  
副使呂陶分巡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等會  
呈。據北河委官濟寧州知州范斌等開報。挑濬過自師家莊以上起至魯橋日照縣工止河道。  
長一千一百四十八丈一尺。青州府通判陶轍等開報。挑濬過自魯橋日照縣工起至乾河溝  
益都縣工止河道。長一千八百一十二丈。棗林閘月河一道。長七十二丈。修完師家莊魯橋棗  
林等閘三座。東昌府同知孫廷相等開報。挑濬過自乾河溝朝城縣工起至釣魚嘴聊城縣工  
止河道。長一千六百四十丈。南陽閘月河一道。長三十丈。修完南陽閘一座。濟南府同知高廷  
璋等開報。挑濬過自釣魚嘴蒲臺縣工起至上淺鋪德州工止河道。長二千九百零八丈。穀亭

開月河一道長三十五丈。修完穀亭閘一座。東昌府通判黃銜兗州府同知戴纓等開報。挑濬過自土淺鋪滋陽縣工起至陳美莊費縣工止河道長二千四百四十丈。修完八里溝閘一座。河南開封府推官牛兆祥衛輝府同知王聘懷慶府通判裴巖等開報。挑濬過自陳美莊祥符縣工起至沛縣胡陵城閘上止河道長二千七百二十四丈。孟陽泊開月河一道長九十四丈五尺。修完孟陽泊閘一座。俱於三月三十等日通完。四月初十等日徹壩開閘。放水行舟。南河委官徐州判官項情等分委官天字號起至張字號止千戶劉勇等開報。挑濬過胡陵城起至廟道口止河道長二千三百六十六尺八寸。胡陵城開月河一道長七十六丈。修完胡陵城閘一座。寒字號起至出字號止百戶等官張政等開報。挑濬過廟道口起至沾頭上閘止河道長三千四丈一尺五寸。修完沾頭上閘一座。崑字號起至潛字號止義官李士通等開報。挑濬過沾頭上閘起至謝溝閘止河道長二千七百八十六丈一尺。修完沾頭中沾頭下謝溝閘三座。月河壩堰二道。羽字號起至推字號止判官等官彭繡等開報。挑濬過謝溝閘起至黃家閘止河道長二千八百八十七丈五尺。修完新興黃家閘二座。通泉減水閘一座。通水順水壩共六道。各於三月二十八等日通完。開放水行舟。南旺委官濟寧衛經歷楊錫等開報。挑濬過南旺一帶淤淺河道長一萬七百七十三丈四尺四寸。補修過開河起至長溝止一帶運河東

堤長一千六百三丈五尺。栽植過大長溝起至濟安橋止柳八萬八千八百二株。於三月初二  
等日工完。曹單委官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大名府管河通判陳萬言接管河照磨宋仲等開  
報。修築過曹縣八里灣起下至單縣侯家林止大堤一道。長一萬零二百六十丈。并築過岔河  
口壓口縷水堤一道。長五百四十丈。俱於三月初七等日工完。及於堤兩邊縱橫遍栽高柳臥  
柳編柳低柳深柳共二百七十二萬五千三百零九株。并各役過正派正調添顧協助等項人  
夫。動支過錢糧買辦支用過物料樁草杉木等項。支剩扣留交還過銀兩物料器具等項數目。  
及據委官揚州府管河通判閔廷珪宿州衛指揮使梅希孔城武等縣知縣趙恆等開報。支放  
過銀兩數目。秦州判官吳麟開報。總委查催完過前項工程各緣由。到職。職等會同案照節奉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劄案。及該各道抄蒙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管  
楫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各案驗俱爲前事。又節奉劉都御史劄案。爲河道淤淺阻滯糧運  
事。爲會計預備嘉靖十四年河患事。爲疏濬運河以通漕運事。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  
臬案驗。爲疏濬運河以通漕運事。俱節該工部題奉欽依各備行欽遵。隨節奉劉都御史劄案。  
北河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管楫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巡撫河南都御史簡霄巡按河南  
監察御史蔡駿。南河會同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照。糧運



伊邇事勢迫切。州縣掌印正官俱各應朝。一失期限。即至債事。并將原擬夫役通融調撥。及從宜添調添顧。兼慮署印官編夫生弊。開立條件。案行各道。行仰各照概州概縣均徭銀數計算。均編及各鄉各里挨次順編。每五十名爲一隊。定擬置備鐵鑿筐杠等項器具。預期調集聽候。各委佐貳陰醫義散等官督領。於本年正月十五等日陸續到工。及蒙劉都御史公同職等委官將各州縣夫役畫地分工。戒諭管工官員。不許凌虐。令其人自效力。早完早放。及議得郎中主事守巡管河各道。亦應畫地分管。方克有濟。內北河則郎中郭敦分管青州府工。并修師家莊魯橋棗林三閘。及勘得魯橋以上至師家莊河道淤淺。亦須挑濬。就近行委郭敦兼管副使張時微分管東昌府工。并修南陽閘。參議王暘分管濟南府工。并修穀亭閘。僉事謝蘭分管兗州府工。并修八里灣閘。郎中李仁則兼管濟南兗州二府工。并修穀亭八里灣二閘。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分管河南開封衛輝彰德三府工。并修孟陽泊閘。其南旺一帶大挑淤淺。今勘得原勘尙有未盡者。難以拘定原題丈尺。及郎中郭敦所管魯橋以下河道相離竄遠。行委管閘主事邵元吉專管南旺工程。倍加挑濬深遠。及補修開河起至長溝止運河堤岸。栽植長溝以下直至濟寧柳株。副使呂陶專管修築曹單長堤。僉事周相專管催督青州閩府夫役。南河則副使查應兆分管胡陵城起至廟道口止。并修胡陵城閘。郎中涂樾分管廟道口起至沽頭上

閘止并修沾頭上閘。郎中鄭銅分管沾頭上閘起至謝溝閘止并修沾頭中沾頭下謝溝等三閘。主事張鏗分管謝溝閘起至黃家閘止并修新興黃家二閘。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案行各道將本省夫役上緊督令分工催促不許延推。又該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曾紳案行各道往來監臨管理趁時如法採濬修築間節蒙劉都御史督同各職議得原勘之時河水尙盈尺餘近因閉閘禁水方露河底北河及南河胡陵城一帶通係極稀深陷油泥不能近前著足沛縣泗亭淺等處俱係瓦礫掘取倍難沾頭等閘一帶多係積沙姜石雖鐵鑿不能入復有溜沙隨挑隨湧杙杓不能取及勘得各閘惟棗林閘面露石三尺師家莊魯橋閘面各露石一尺五寸穀亭閘面露石一尺孟陽泊閘面露石一尺四寸胡陵城閘面露石一尺八寸以下直至閘底盡係淤泥南陽八里灣二閘俱沒入泥裏閘面以上仍有深淤不等南陽閘面淤泥三尺三寸八里灣閘面淤泥五尺孟陽泊閘上河中泥淤殆若丘阜難以拘定原擬挑深一丈之數夫役不敷恐致愆期遲誤糧運遵照勅諭從宜及該部原議夫果不敷臨期再行添顧題奉欽依事理劄仰職等北河將山東正派夫每名添顧一名河南夫量行添調及南河添顧人夫并調顧洪夫多方設法於淤泥之工則用杉條板片椿木搭橋成路先於中心取溝徹水復用椿草攔河築壩及用土用草縱橫鋪墊成路通用去秋新製鐵兜杓杓杏葉杓竹夾等器

數萬具。魚貫撈取。其油泥最稀者。則用木管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用鐵繩。溜沙之工。則用布杓。沙姜石之工。則旋製鑄齒鐵叉。寸寸鑿之。至二月初間。夫方到齊。工方就緒。復慮大衆聚處。疾病易生。事關民命。所常矜恤。備仰職等。動支官銀。買辦藥材。北河則每府南河則每一總工。各選委誠實官員。醫道頗精醫生。及旋製錠藥。印發簿籍。逐日各分兩路。自工首至尾。逐隊問病察脈用藥。姓名記簿。及慮夫役供送工食官銀。支運數多。又蒙巡撫都御史管樞。巡按御史郭圻。案委山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周徹。督率兵快前來。南北河適中處。所兗州穀亭地方。駐劄往來巡邏。防禦盜賊。隨據各管工。委官節報。取泥稍深。泉即迸出。竭力車戽。晝減夜盈。重以雨澤頻降。河水愈盛。夫數仍少。又該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曾紳。星馳前來。公同閱視。恐誤漕運。添委官員。及該劉都御史劄仰職等。將南河量行添顧人夫。北河添調河道。蒞夫。并將南旺。洮淺。曹單築堤工完。各夫通融調撥。挑濬間。副使張時徹。工未及半。陞任去訖。又蒙行委副使呂陶。星馳前來接管。躬率職等。攔河添築上壩。一面將泉水稍淺之工。用新造水車。并多置柳斗數萬具。晝夜輪班車戽取水。併力急挑深廣。却將泉深之工。倒水挑濬。及議得黃水入運。致將河身衝廣。若欲全挑。非惟工力不敷。兼恐旱泉微。水流散漫。遵照原題。及模倣上源南旺運河規制。俱以面廣十丈。底廣五丈爲準。俾澇則水有所容。旱則水不致散漫。

又將河廣沙多所在添築順水土壩一則攔截沙流一則約束河溜免致淺阻及勘得各關係元時及我朝永樂宣德等年陸續建設高低原自不一以致下閘過低上閘易洩備仰職等將各閘酌量高下一以棗林閘爲準餘閘各量培閘面俾遠近高低一律其閘底原低者則量留脚板不致走洩水利上下開榜各從宜添築土壩逼水開閘添修涌泉減水石閘及委主事邵元吉前來催修各閘又該劉都御史公同郎中涂樾等看得南河各工官有能否夫有勤惰每工効力者則先期預完延捱者則過期未畢難以照日給銀兼恐人心怠緩工程耽誤劉仰涂樾等測驗工之難易定與尺寸願募之夫止論每工給銀三分先完與過期後完者俱一例均給均徭人夫量加賞勞者照依南旺大挑事例每工給銀一分正派者每工給銀一分五釐其北河查得山東添顧夫役俱係正派夫內貼丁各有一例幫貼工食其官給工食難以再分等第反致不勻議將正派夫應給食銀四錢五分及添顧夫應給工食銀九錢亦通融每名均給人心方一工程方次第依限完報復節據管工委官稟報河廣淤深所在隨挑墮未免費工重挑甚者墮至數次期限已逼夫役愁苦間有逃者深恐遲誤復該劉都御史躬率職等遍詣工所宣布朝廷恩威申明累奉勅旨曉以國計至重役民爲不得已之故勞之以飲食撫之以溫言夫役始皆奮力職等晝夜在工勞勉督調又經議呈劉都御史選委附近州縣應朝回還

掌印正官知州范栻等前來。督夫併力重加挑濬深廣。比之原議工程。爲力數倍。隨該御史徐九臯前來。南河御史郭圻前來。北河各催督閘閘。茲幸先後舉完。南河於三月二十九日開閘放水行舟。北河於四月初十等日自下而上。微壩開閘放水。見今糧運官民重船通行無阻。外職等公同會查得上自南旺。下至黃家閘止。通共挑濬過淤淺河道并月河共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一丈四尺七寸。修完閘一十四座。逼水土壩八道。減水石閘一座。築過長堤縷水堤共一萬八百丈。補修過運河堤共一千六百三丈五尺。栽過柳共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一株。役過人夫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名。支過銀共七萬八千五百三十兩六錢一分二釐二毫四絲。及查得我國朝至今百六十餘年間。黃河入運。或淤或決。爲患者凡五矣。前此治之。率以九月或年餘。或二年工成。間有數月成者。役夫至二十五萬餘。今次南北河之淤及南旺上下之淺。曹單之堤。不下數百里。夫役錢糧爲數甚簡。而用工僅餘兩月。即幸告成。河道大通。糧運不誤。且雨暘時若。人心安妥。疾疫不作。民命獲全。是皆仰荷我皇上聖德潛孚。聖澤深厚。以故神明協相。羣策畢效之所致也。職等曷勝慶幸。將前項完過工程緣由。并將各總管分管工程大小軍民職官分別相應旌舉獎勵犒勞戒飾提問參問等第職名。填註考語實跡開報。到臣。查得臣節欽奉勅疏通運河。係國家急務。徐沛一帶河道。先年被黃河爲患。近得爾奏。

稱黃河遷改河道淤塞。要行濬河修閘。以復舊規。具見爾竭誠體國。深謀遠慮。該部議覆前來。相應依擬。爾須親詣治河一帶。用心相勘。凡河道淤淺。當挑開座廢。壞當修者。即便督同南北管河郎中。選委能幹官員。調集人夫。作急興工。整理務要修濬如法。刻期成功。以圖永久。合用人夫錢糧等項。悉照該部議奏事理施行。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司府軍衛等官。俱聽爾節制。委用中間有能懋著勤勞者。具奏陞賞。怠玩愒事者。參奏治罪。凡合行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便宜處置。爾爲大臣。受茲重託。宜大展材猷。悉心經理。務使河道大通。糧運無滯。以爲一勞永逸之圖。斯爾之能。毋或愆期誤事。有負委任。欽此。欽遵。及准工部咨前事。該臣題據山東按察司分巡東兗道帶管曹濮兵備兼管河道僉事謝蘭呈。據委官兗州府管河同知等官戴纓等呈。勘得黃河上源曹縣岔口河。於嘉靖十三年十月十七八以來。已盡淤塞。斷流。會議得自魯橋直抵徐州。泥沙沉壅。未易疏通。自師家莊閘至黃家閘。石塊動移。實難啓閉。河道廣闊。一旦豈能盡挑。中間固有閘座原高。當盡去泥淤。直求原底者。亦有閘座原低。因其水勢之平。量培閘面。僅去泥淤之半者。自魯橋至胡陵城止。逐里測量。折算各淤深一丈二尺九寸。今通融以挑深一丈。而閘十丈。爲準等因。到道。會同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張欽本司署印僉事周相帶管東兗道左參政丘民範。合同工部管河郎中郭敦管泉主事段承思。管閘主事邵元吉。會

議覆勘相同。具呈照詳。及據郎中郭敦呈稱。曾同各官覆勘相同等因。到臣。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唐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議得。埭有經權。勢有緩急。自黃河入運。漕舟通利。而淤填河道。廢壞閘座。阻滯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今一旦南徙。則其利盡失。而害獨存。目前必須修濬閘座河道。以完復百餘年漕運舊規。爲永久無疆之利。所據調夫并各工食。查有嘉靖七年開挑新河事例。及查河南河夫。亦應量調一半。明春例該大挑南旺。亦係緊要。合無存留人夫挑濬。其餘亦應量調。今次合於濟南東兗青州四府。查照舊規派夫。照舊每名日給食銀一分五釐。兗州一府所屬閘溜淺鋪等夫。曹縣等處黃河堤白夫直隸大名府堤白等夫。河南河夫。俱均徭額編。各令自備工食。但量加賞勞。夫數如果不敷。方行隨宜量顧。或通融調撥。務求財不費而事集。但數百里淤淺之挑濬。閘座之修復。取辦一旦。爲力甚難。明春糧運在邇。爲限甚迫。四省夫役之徵調。極難齊一。郡縣掌印官員。又當應朝之年。萬一夫役工程少過期限。卽至債事矣。乞勅工部會同再加詳議。速爲上請。定奪行下。臣等。於今十二月。以裏通行派調夫役。採運物料完備。定委官員總部分部。務於正月十五以前到工。閉閘絕水。畫地分工。等因。該部議稱。看得是皆本官目擊河患。酌量緩急之宜。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又經會同撫按等官。勘議停當。相應依擬。合咨都御史劉天和總督漕運都御史馬卿并山東河南等處各巡撫都御

史及轉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督同守巡兵備管河等官照依今議事理合將該調夫役選委廉幹官員分部管領俱限明春正月十五日以前赴工不許後期誤事及行本部管河郎中郭敦鄭鋼等動調沿河開溜等夫查取收貯河道椿草銀兩選委軍衛有司管河官員起解應用但前項河道事干三省工併一時總理官員必須專其委託重其事權庶克有濟本部仍請勅一道齎付都御史劉天和令其欽遵便宜行事各該撫按守巡并管河郎中務要同心協謀共濟厥事毋分彼此致誤漕運大計其司府掌印管河等官并承委大小官員果能終始用心著有勞績就行據實薦用如有乖方阻撓妄費錢糧賣放夫役等弊應問者拏問應參者參究中間一應未盡事宜聽其就彼從長計處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再照黃河水性無常來春仍或復入故道亦要相度機宜量爲經理工完造冊奏繳等因覆題奉聖旨依擬欽此又准工部咨亦爲前事該臣題據工部管河郎中鄭鋼呈據委官徐州知州魏頤等會勘得徐沛河道黃河遷改淤塞斷流各開淤淺今沿河逐里測量自胡陵城關起至沽頭上關止俱該挑濬自沽頭上關起至黃家關止亦該挑濬河面廣闊急難盡濬每里俱用挑關一十丈爲準更修閘七座等因到職具呈照詳及據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會呈相同等因會同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得建閘積水以通運者先朝百餘年



之舊規。藉黃河之永以濟運者。邇年一時之近利。今黃河一旦南徙。先事當防。國計至重。豈容少緩。徐沛百餘里間運道之淤淺。開座之頽廢者。目前舉須修濬。合於淮揚徐三府州儘調河道。夫沛縣空閑接遞夫。俱係均徭編僉。各令自備工食。但量加賞勞。正派夫日給食銀一分五釐。願募夫日給工食銀三分。預於年裏派願委官分部總部。修開灰石鐵錠等料。俱於年裏買辦。俱候正月十五日以前到工挑濬修理。夫果不敷。量爲添願等因。該部議稱詳觀前後二疏。經理南北兩河。明燭機宜。才優經濟。誠一勞永逸之圖。國計無窮之利也。况經會官勘議前來。相應依擬。合通前請勅一道。齎赴本官。重其事權。專其責任。山東河南及南北直隸司府軍衛官員。悉聽節制。照依原擬調集各項人夫。俱限明春正月十五日以前興工。河道大加挑濬。開座隨宜修理。如夫數不敷。隨宜添願。合用料價工食。查照本部先議。動支兩淮餘鹽銀八萬兩。山東河南兩省戶部開納事例銀各二萬兩。及動支原議河道椿草各項貯庫銀兩。通融估算支用。再照沿河開座頽廢二十餘年。上下淤泥壅積三百餘里。一旦修濬。委的工役浩繁。相應添官分理。合咨吏部推陞才識優長。諳曉河道郎中二員。會同郎中郭敦鄭綱。俱仍聽都御史劉天和經畫委任。分投督理。務要同心協力。共濟時艱。工完造冊奏繳。其承委大小官員。果有實心幹理。懋著勤勞者。指實具奏。以憑上請陞賞。怠玩債事者。參劾罷黜。中間未盡事宜。悉聽

都御史劉天和從長區處。便宜行事。覆題奉聖旨。是這疏通運河。係國家緊急事務。劉天和所奏。具見用心。著寫勅與他。作急督理。一應司府軍衛等官。俱聽節制。務要刻期完工。以圖永久。其餘依擬。欽此。又准工部咨。爲河道淤淺阻滯糧運事。該管河郎中郭敦星稱。汶河泉水分注南旺二閘。遞年山水衝帶泥沙。淤塞河身。阻滯糧運。最爲要害。乞照先年事例。興工挑濬。該部議稱。看係漕運急務。節有舊規。相應依擬。合咨總理都御史劉天和起調夫役。分撥打壩挑濬。淤淺務令深闊等因。覆題奉聖旨。是欽此。又准工部咨。爲會計預備嘉靖十四年河患事。本部題該臣題據山東按察司整飭曹濮兵備兼管河道副使呂陶呈。據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呈。勸得曹縣地方梁靖口東行岔河。淤塞斷流。見今調取人夫數萬。挑濬淤淺運道三百里。并修理閘座。所費錢糧不貲。誠恐正二三月黃水發長。復衝魚臺等處。則前功盡棄。梁靖口東行岔河口。必須先行修築。壓口縷水堤一道。以防黃水東衝曹縣。八里灣起至單縣地方侯家林接舊堤頭止。未完全長堤。應該修築大堤一道。根闊五丈。頂闊一丈五尺。高一丈。以備其復衝。則運道功成。魚臺等處皆無患矣。等到道。開詳到臣。竊惟黃河一旦南旋。至役四省之民。疏通修復。勞費不貲。萬一今歲復入運河。必將復淤。前功盡棄。目前惟當權其輕重緩急。先濬運河。以通漕舟。補築長堤。以防黃河。以保運河而已。等因。該部議稱。看得挑濬淤淺。增築堤岸。二者相

須不可缺一。既經議處停當，相應依擬，合行調顧人夫，修築堅固。一勞永逸等因。覆題奉聖旨，依擬。欽此。又准工部咨，爲疏濬運河以通漕運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臯題稱：黃河遷改淤塞斷流，閘座復見淺阻不通，伏乞皇上俯察運河爲國家重計，勅下該部議擬。備咨總理河道衙門，擇委官員，動支河道銀兩，估買物料等項，派撥顧募人夫，於來春正月初旬興工修濬。若有怠緩誤事，冒破侵尅等弊，聽臣參劾究治。該部議稱：看與總理都御史劉天和先題事理相同。合咨都察院轉行御史徐九臯會同都御史劉天和嚴督各該司府軍衛等官，刻期完工。早濟糧運。覆題奏聖旨是欽此。俱經備咨到臣。欽遵通行各官各道選委官員，調集夫役。於本年正月十五等日，各畫地陸續興工。臣於南北河適中處所穀亭鎮沙河驛駐劄，上下往來督理。指示方略，挑濬修理。至三月二十九等日，南河通完。臣公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臯閱實開黃家等閘放水行舟。北河候徹壩放水已經具本題知。至四月初十等日，北河徹壩通完。臣即自下而上，閱實開閘放水行舟，通行無阻。及行各官查造去後，今據造報前來，除覆查相同外，臣竊惟運河國計所繫，凡宗廟軍國之需，營建宴賞之費，與夫四夷薄海之朝貢，京師萬姓之仰給，舉由是以達。而所慮爲運河之患者，則惟黃河而已。是以永樂間之淤，特命尙書宋禮正統弘治間之累決，先後命都御史徐有貞劉大夏侍郎白昂於淤則濬之，決則塞之。雖

役夫用財至累億萬計。而不敢以爲費。用工至累時累年。而不敢以爲勞者。誠以國計至重。故也。自河入徐沛運道。衝決者數十年。今河忽南旋。運道淤塞者數百里。而糧運緊急。期限迫促。視前此永樂間之淤。漕舟海運。未由裴河。視景泰弘治間之決。河水盡流。不妨漕運。舉可以從容施工者。猶不佞矣。况臣之薄劣。不逮前諸臣遠甚邪。仰荷我皇上神幾先物。睿照無遺。俯納愚臣之敷陳。特允該部之議覆。綸音煥發。天語褒嘉。旣假愚臣以便宜。謀猷務期於展布。復勉諸臣以協力。調度得免於稽違。用是大小臣工。罔不矢心戮力。奮勵之餘。仁懷義激。感戴之下。恩重身輕。是以役不逾時。民不久勞。而數百里之運道大通。累百萬之貢賦咸達。然使用工累月之間。倘遇暴雨河盈。及或疾疫遍作。則河工必不能完。糧運及緊急營建貢賦之舟。必不能達。臣等萬死之罪。亦無所逃矣。所幸時雨時暘。寒暄和適。疾疫不作。民命獲全。億兆同聲。歡欣仰戴。以爲前此未有。而河工甫完。澍雨隨降。泉盛水盈。萬艘直達。此豈臣等人力所能致邪。實皆仰荷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極。以故神明協相。羣策畢效之所致也。臣等曷勝慶幸。臣等曷勝慶幸。及照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大小諸臣。凡懋著勤勞。及容有怠玩愆事者。舉不敢蔽。謹遵勅諭。及該部題奉欽依事理。爲我皇上陳之。如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馬卿巡撫都御史管梅唐胄右僉都御史簡霄巡按監察御史郭圻曾紳徐九臯蔡駿陳表深知推重國計。仰體聖

懷凡謬謀凡建議罔不協心若委屬若調度咸共戮力且累督工程而親行閱實兼慮外侮而防禦周詳凡茲運道之通悉其贊襄之力而臣實賴以成事者也若部屬都布按三司官員其間實心幹理懋著勤勞者臣得十一人焉效有勞績者蓋八人焉若府州縣衛所而下部夫管工大小委官共六百二十員除督理有方濬築成效已經禮待者七十二員材無他長而在工日久勞苦可憫已經犒勞者三百八十員在工雖久而材識庸下督理無方已經戒飭者八十一員及怠玩愒事伍品以下文職并陰警義散等官已經提問者四十六員俱不敢縷陳外其間悉心幹理懋著勤勞者僅得二十七人焉謹據部屬各道之公舉查驗工程完報之實跡并應參提軍職各分別等第開具職名條列上請伏望皇上特下該部通將各官遵照累奉勅旨再行議擬上請定奪陞賞及將應提軍職行臣提問以勵人心以重運道不勝幸甚爲此開坐具本謹題情旨計開【部屬方面官員】第一等懋著勤勞官員工部管河郎中郭敦鄭鋼協同管河郎中李仁涂捷管閘主事邵元吉管洪主事張山鏗東布政司分守濟南帶管分守東兗道右參議王暘按察司曹漢兵備兼管河道副使呂陶徐州兵備兼管河道副使查應兆分巡東兗道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以上十一員分委督工爭先戮力村居旅食寢處不遑於求安朝出暮歸督理無分於雨夜多方指授極力圖成凡取泥徹水之方略悉其

諸譴若委屬顧役之調度。咸其建白。深知推重國計。恐誤運期。兼能仰體聖懷。保全民命。心力爲之無遺。形容爲之瘠損。是誠聖諭所謂懋著勤勞。部議所謂實心幹理。河工之成。舉全賴之者也。其功爲優。其勤勞爲甚。第二等效有勞績官員。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張欽分守濟南道左參政丘民範按察司按察使劉夔臨清兵備副使張時徹分巡海右道僉事周相都司都指揮僉事周徹河南布政司掌印右布政使邊憲按察司按察使李顯以上八員。或協心勸議。始謀既已。僉同。或極力調度。成功實有攸賴。內張時徹雖已陞遷。未獲畢事。而在工已久。勤勞已甚。周相獨能馳詣所屬。而勸議既勤。調度尤力。是皆悉心幹理。效有勞績。其功均不可泯者也。【麻州縣衛所等委官】第一等懋著勤勞官員。山東東昌府同知孫廷相濟南府同知高廷璋兗州府管河同知戴纓東昌府管河通判黃錡青州府通判陶翰濟寧衛管河指揮僉事鍾繼祖濟寧州知州范斌莒州同知宋朝嘉祥縣知縣張禹鈞魚臺縣知縣宮潮城武縣知縣趙恆泗水縣知縣陳勵冠縣知縣王潤新泰縣縣丞柴紹齡萊蕪縣縣丞王宗義河南衛輝府同知王聘懷慶府通判裴巖開封府推官牛兆祥睢州判官方鼎南直隸揚州府管河通判閔廷璵宿州衛指揮使梅希孔泰州判官吳麟徐州管河判官項情邳州判官彭繡沛縣管河主簿王廷相豐縣管河主簿王宗儒北直隸大名管河通判陳萬言以上二十七員。各委分管工程。

威能。勉竭心力。役夫甚衆。督理勤渠。經費不貲。出納明允。或遵行規畫。而濬築率先成功。或建議方略。而經畫足以濟事。野處河濱。暴露風日。河工之成。實多賴之。其功亦優。其勤勞亦甚。內陳萬言。雖以往事考察去任。而治河勤勞。殊不可泯。亦合量處者也。怠玩債事。應合提問軍職。山東肥城守禦千戶所千戶蔡順。百戶楊鑑。楊琚。因循怠玩。寬縱稽遲。或脫逃以避難。或執迷以慢事。濟甯衛前所百戶賈政。彭堂。詐病逃回。推姦可惡。青州衛鎮撫張景。畏難飾詐。逼夫私逃。南直隸徐州衛後所正千戶陶輅。中左所正千戶高舉。右所百戶張純。左所百戶柯槐。徐州左衛中所百戶王淮。畏難怠玩。稽遲工程。徐州衛左所副千戶倪經。託疾推姦。愆期怠事。前所百戶周輔。罔恤役勞。尅餉銀而買妾。右所百戶孫鳳。不思夫瘠。侵工直。以肥家。以上一十四員。俱應提問。內周輔。孫鳳。犯有贓罪。猶合勘問招參。從重歸結者也。該部議稱爲照黃河爲患。關繫國家大計。追考永樂間。欽命尙書宋禮。正統弘治間。先後命都御史徐有貞。劉大夏。傅昂。白昂。濬淤塞決。不遺餘力。銀夫費至億萬。用工動及累年。始獲成功。昨者河忽南徙。漕渠斷流。運道梗塞。僉謂修復難於往昔。統督未易得人。而總理河道御都史劉天和。目覩時艱。畧疏懇請。荷蒙聖明。鑒察。俯從部議。特勅都官。專董其事。督委諸臣。濬河修閘。築堤建壩。一旦底於成功。著有勞績。深爲可嘉。所據奏稱。各該管工大小官員中間。效勞債事不等。相應分別議處。

酌量賞罰。以爲勸懲。中間列爲一等。如原管河郎中。今陞貴州石阡府知府郭敦南。河郎中。今陞浙江嘉興府知府鄭綱。見任管河郎中。涂樾。李仁。管闡。主事邵元吉。管洪。主事張鏜。山東布政司右參議。今陞湖廣按察司副使王暘。按察司管河副使呂陶。查應兆。分巡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今陞福建布政司右參議胡宗明。十一員。及東昌等府州同知等官。孫廷相。等二十五員。宿州等衛管河指揮使等官。梅希孔等二員。承委分管工程。俱能實心幹理。河工之成。實多賴之。以上各官。誠如聖諭。所謂懋著勤勞。應加陞擢者也。內郎中郭敦。鄭綱。雖以常調先陞。而郭敦。却遠任邊方。可念。通判陳萬言。雖以往事考察開任。而查其履歷。曾任員外郎。中皆有可稱。至於列爲二等。如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張欽。左參政丘民範。山東按察司按察使。今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劉夔。山東按察司副使。今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張時徹。山東按察司僉事周相。都指揮僉事周徹。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今陞南京光祿寺卿邊憲。按察司按察使李顯。同心。勘處。僉效謀謨。以上各官八員。應加賞賚者也。其南直隸山東等處各衛所千百戶等官。蔡順等一十四員。中間或脫逃避難。或詐病推姦。或過期慢事。或侵尅工直。以上各官。雖犯有輕重。緣係軍職。俱應參奏治罪者也。伏惟皇上俯念河工告成。糧運有濟。將先任郎中等官。郭敦等指揮使等官。梅希孔等。并同知等官。孫廷相等。查照陞用。或量加俸級。或



復原職致任候命下之日移咨吏兵二部議奏施行左布政等官張欽等量行賞賚以勸將來其怠玩債事千百戶等官蔡順等仍行都御史劉天和徑白捫問照依律例問擬發落以警餘衆臣等切照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奉命治河據忠體國身親督理指授方略虛心以受羣策竭力以倡百工區畫之詳既達于建白之初經濟之才足徵于調度之際財力不多費而功倍于昔人時日不欠曠而效收于三月且其譽望素著年資已深相應晉秩懋賞以酬其勞績伏乞天詔褒嘉早賜寵擢再照現任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馬卿山東去任陞任巡撫都御史管榷唐胄河南見任巡撫右僉都御史簡霄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郭圻曾紳南直隸巡按監察御史陳表徐九臯河南巡按監察御史蔡駿皆能同心協力會議允諧督閔防禦咸著勤勞以上諸臣俱合量加獎賚等因奉聖旨是河道功成糧運不阻各官効勞委可嘉尚劉天和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照舊管理河道郭敦等并孫廷相等梅希孔等各陞一級內已陞用的加俸一級郭敦著改移近地陳萬言復原職致仕張欽等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馬卿等各十兩一表裏蔡順等提了問你部裏區畫題奏預有勩勞堂上官秦金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林庭楫甘爲霖各十兩一表裏該司官各五兩一表裏該衙門知道欽此

問水集 卷六

【奏議】

預處黃河水患疏

爲預處黃河水患事。行據管河郎中郭敦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直隸兵備河南按察司僉事李宗樞等各備由逐款開呈。查議過祖陵壽春王墳并河南山東等處堤岸月河。應修應止等項工程。緣由到臣。案照接管卷查准本部咨前事。該先任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寰公同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等會勸預處黃河水患。應挑應築堤岸河道等項事宜。會題該工部覆議。黃河東注遷徙不常。關繫運道民生。最爲利害緊切。思患預防。固宜有備。但曩因沛河梗塞。嘗欽命大臣前去督理。及創開新河。費過銀兩。役過人夫。動以數十萬計。尋以修省停工。竟無底績。鑿往實難。輕議。然隨時經理。任在得人。今該總理河道都御史朱寰會同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并各該撫按等官。勘奏前來。內開應築堤岸之類。動經數百餘里。工費不貲。適合審處。合候命下。備咨都御史朱寰。再行詳審。詢謀。如果切近河患。勢所當急去處。

一面督同管河郎中副使等官調募人夫。措辦工料。用心整理。若水患未及。勢尚可緩。姑候酌量次第而行。應停止者暫行停止。題奉欽依。備行。朱裳行間。本官丁憂去任。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該臣接管節該奉勅。近該工部議覆會勘修河事宜。除已挑濬開通外。其應挑應築隄防者。工程浩大。所費不貲。今特命爾再行親詣各該地方。詳審周詢。酌量時勢。其切近河患勢所當急者。爾即督同管河郎中副使等官。選委能幹官員。分定應挑應濬應築地方。調募人夫。措辦工料。趁時用心整理。孫家渡應否放水等項。聽爾從宜處置。其寧陽源泉南旺湖隄務要及時濬築深厚。隨處蓄水。以濟漕舟。合用錢糧。照依該部題准各項銀兩。解去支用。凡有益河道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從長計處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爲憲臣。受茲重託。尤須悉心竭力。刻期成功。以濟國家大計。欽此。欽遵。臣當卽開款通行。勸議。臣仍欽遵。躬親遍詣。公同相度。由山東迺流而上。直抵河南孫家渡。復由開封順流而下。直抵直隸鳳泗。恭謁祖陵皇陵壽春王墳。下至淮海之間。上迺徐呂二洪。而還。節據各官先後勘呈在卷。凡河道堤岸泉源湖堤。應築者修築。應濬者挑濬。工程稍有次第。間復因黃河南徙。運道淤阻斷流。國計事重。臣急詣相度。議當濬河修閘。以通漕運。具題。荷蒙俞允。委官調夫。於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五興工。幸於四月初旬完工。糧運隨至。臣躬親僦運。兼閱視北河。直抵河西務。幸糧運四百萬。

石通行到灣完納訖。臣方邊濟寧。周旋數千里間。隨處經畫。竊維前此各官之會勘。工部之議。題預處黃河水患者。凡以保全運河。俾無妨漕運。爾茲仰荷皇上聖化。潛孚川靈。效順黃河。既已南徙。復荷皇上俯從臣等之議。濬河修閘。運道既已疏通。則目前河道。與前大異。各官所勘工程。除關繫切要。已經修築挑濬外。其餘固多有應止不須虛費財力者矣。惟原勘祖陵壽春王墳修築堤岸。事體重大。則又非臣等所敢擅擬。爲此。今將勘過。應該奏請定奪。及已挑濬修築。并應該停止各項工程事宜。條列開坐。上請。乞勅工部再行計議。上請定奪施行。則事不廢於因循。財不病於徒費矣。謹題請旨。

計開

### 事體重大欽遵勅旨奏請定奪貳條

一、原勘議祖陵東南三面。量築土堤。以障泛溢。

前件行據直隸兵備河南按察司僉事李宗樞呈稱。據泗州申准。該州掌印知州李天倫。關公司中都留守司僉書指揮僉事張祐。鳳陽府掌印知府劉佐。泗州衛掌印指揮同知張鏗。并祖陵祠祭署奉祀朱光道等。恭詣伏瞻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

十三里。坐北向南。地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脈。經靈璧虹縣。逶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合靈。至茲聚止。近封基運山。即此。其陵北有土岡。連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凡謁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去祖陵一十三里。惟東面岡勢止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遠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及陵北岡後。沱溝之水。俱入于汴河。西面有本岡。溪水引入金水河。經陵前東流。亦入汴河。前項四面湖諸水。每歲水大。則衆流會合。從東南直河奔注于淮水。小則匯瀦于陵之東甯二面。四時不涸。但遇夏秋水泛漲。則西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瀰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潦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門。遂侵墀陛。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奉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及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原題東南西南三面量築土堤一節。固預防水患。永固陵寢大計。但未明開有遠近起止里數丈尺。職等淺見。自今議之。欲自下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堤。則西來龍脈。交錯盤紆。北去玄宮土壤密邇。板築震驚。錘斧掘

伐。關繫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也。欲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所敢輕議也。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工力雖多。誠不敢惜。但恐此堤一成。淮河一時泛漲之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陵前湖諸水。又將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爲患。而近水先有可憂者矣。縱使開一石閘。隨時啓閉。則湖水可出。河水亦可以入。孰能禦之。尤非職等所敢輕議也。又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比水高七尺。又自岸至陵南湖水面。比水亦高七尺。自湖水面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陵門地。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况基運山雖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實我德懿熙三祖陵寢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事體重大。未敢遽擬。是以前次郎中郭秉聰韓廷偉。案行本州勘議。本州亦惟以干礙陵寢。未敢輕議回報。但水勢不常。難於逆覩。據已往之迹。雖云久安。在將來之患。豈能預度。合無俯賜轉達。備由具奏。乞命欽天監官一員。前來相其地勢。察其風水。定其基址。審其歲時。有無妨礙通利。應築應止。伏候聖裁定奪等因。具申到道。及據留守司經歷司鳳陽府泗州衛經歷司祖陵祠祭署

各申呈。會議相同。據此案。照先蒙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案驗前事。已經委官會勘去後。今據前因。將勘議過前項緣由。具呈到臣。隨該臣公同僉事李宗樞及留守司鳳陽府并泗州泗州衛各掌印等官。恭詣祖陵。伏瞻環仰。博訪備詢。亦與各官會議相同。竊惟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一旦添築土堤。雖水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宜輕動。委的事體重大。非臣等所敢輕議。乞勅該部再行計議。請命欽天監官前來相度。應否築堤。上請定奪。不勝幸甚。

一、原勘議壽春王墳北面包砌石岸以防衝決。

前件行據直隸兵備河南按察司僉事李宗樞呈稱。據鳳陽府牒呈。准本府掌印知府劉佐關公同留守司副留守蘇潤長淮衛掌印指揮僉事楊時正鳳陽縣知縣趙楷并皇陵祠祭署舉祀等官趙儒等親詣壽春王墳勘議得。先年黃河全水從渦入淮。勢衝南岸。直近壽春等十王四妃之墳。故中郡志開白塔墳。自天順四年以後。連年河水泛溢。墳塚殿宇。俱被淹沒。至弘治年間。河衝北岸。泥沙壅淤。墳塋北面積起沙洲。離水二百餘丈。至正德八年河水盛長。又從洲漫入墳內。本墳前殿尙有水痕五尺五寸。以此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惟恐開

通孫家渡水勢洶惡。議於洲北水次。包砌石岸。防其衝決也。今驗得洲之根脚。俱是淤泥。石岸鉅萬之費。雖不足計。但恐或遇衝岸之水。轟騰澎湃。終不免於崩塌。至於沿河通築土堤十五餘里。雖足爲北岸之計。設有水自曹山上流。由堤內湧入。則不免徑衝墳所。而堤且潰矣。今測量水勢淺深。比墳低二丈六尺有餘。丈量河岸遠近。距墳三百四十餘步。且孫家渡既不開通。似可無他虞者。但黃淮二水合流。泛漲難測。况壽春等十王四妃神靈所依。不可不思患而預防之。參酌衆議。合無於墳之北一百四十丈外。墳之南一百六十丈外。其東西各一百五十丈外。週圍環築土堤一座。約廣五里。計該九百丈。脚寬五丈。結頂二丈。高一丈。自北面及東西各轉角處。堤脚共約長三百丈。俱用石砌根脚。須深掘入土。砌高一丈五尺。闊三尺。俾與外河水面相平。庶可以防將來衝嚙。其上面四圍土堤兩面至頂。俱密栽低矮柳檉。用以禦漲漫之水。俾不得壞堤。又於北面及東西二角堤外。臨河二十七丈內。俱栽深柳數十層。每相離四尺。即栽一根。每層各破行魚鱗而栽。用水檉栽之。俟其長茂。根株下達旁通。可以保結沙土。保護石基。比之原議。包砌石岸數百。可省費十之七八。其圓堤比築長堤。亦可省費十之六七。據此數端。若可以並行而相爲用者。但前項工作



鑿石穿土。係于王墳。事體重大。不知於風水有無妨礙。年月有無通利。合無轉達具奏。乞命欽天監官前來相度。果無別礙。方敢舉行等因。到道。及據中都留守司經歷司并長淮衛鳳陽縣皇陵祠祭署各亦申呈相同。據此案照先抄蒙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案驗前事。已經行勘去後。今據前因。今將勘議過緣由具呈等因到臣。隨該臣同僉事李宗樞及中都留守同鳳陽府縣長淮衛各掌印等官。恭詣壽春等王墳度量周視。咨詢衆見。亦與各官會議相同。臣等竊惟壽春王墳去河僅一百餘丈。且土脈不堅。而黃淮二水合流。其勢甚盛。前項築堤砌岸。恐猶不足以禦其衝決之勢。且事關王墳。風水有無妨礙。年月有無便利。皆非臣等所敢定擬。近該巡撫鳳陽右副都御史馬卿具奏。已蒙特遣欽天監官前來相度。臣等不勝幸甚。但來歲伏秋之水。須當預防。而石料非可猝辦。乞勅該部計議行下各官。如欽天監官勘果風水無妨。年月便利。即行預辦石料。以候明旨一下。即行包砌。庶王墳可保無虞。而臣等亦可追誤事之罪矣。不勝幸甚。

已經挑濬修築施行八條

一、原勘議山東諸泉大加疏濬。

前件看得運道利濟。全仰諸泉。近年黃河入運。僅能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爾自魚臺北至濟寧。又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尤賴汶水諸泉之利也。臣甫到任。即躬詣汶上寧陽泰安州等處閱視。節行主事段承恩督委同知劉純等。通將諸泉大加疏濬。渠道淤塞者開挑。堤岸斷缺者補築。盜引者禁絕。務俾勺水悉入運河。又經測驗泉出穴數大小形狀。泉口成渠深廣尺寸。泉流入運遠近里至。以防濬泉官夫。虛文捏報之弊。見今嘉靖十三年十四年每年全運糧四百萬石。俱依期通運到京。並無阻誤。將來苟非大旱泉微。運舟決可利濟矣。

一、原勘議南旺湖堤一百餘里修築。原設開壩通行。查復。

前件臣初到濟寧。正遇運河水涸。運舟淺阻。臣查訪南旺週圍湖堤盡皆頽廢。臣常即行委同知劉純等督調河道夫役。晝地分工。創行修築。隨據劉純呈稱。築完南旺三面湖堤五十一里一百三十五丈。及修完臨運河一面堤六十里。通共一百一十餘里。堪以積水。及開通減水閘座等因。到臣。隨詣閱實。訖。

一、原勘議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

前件行據管河郎中郭敦督同管河通判等官丁鵬等修築堅厚完備。隨該臣親詣閱實。詎但原議要害去處。砌之以石。以禦橫流。量置石壩。以洩暴水。今黃河既已南徙。開河汶泉水微。近日濬河淤泥。又已培益東堤高厚。似不必更砌石壩。虛費財力。

一、原勘議河南原武縣地名王村廠添築月堤一十里。

前件查得前堤已行河南管河道經委原武縣典史董昌修築完備。隨該臣親詣本堤閱實。詎

一、原勘議孫家渡河且勿放水。候渦河壅塞之日。方將本口開放。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據開封府管河同知王景明呈會同潁州兵備道委官潁川衛經歷陳廷楨勘得。孫家渡於嘉靖十二年八月內。因趙皮寨文河分流水小。黃河勢大。恐傷運道。故於渡口開濬成河。以殺全河水勢。後趙皮寨河日漸衝闊。水皆南注。分入渦河。挑河。若再開孫家渡河。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小舟楫難行。抑恐黃水經遠陵寢。事于重大。况本渡已經淤塞。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該臣親詣孫家渡。查看得本渡自正統年間。全河從此南徙。弘治二年淤塞之後。累經疏濬。糜費財力。不可勝計。隨開隨淤。卒不能通。蓋黃河已乘之故道。兩岸河底。率皆

高仰故也。且趙皮寒河道既已衝廣，全河從此南徙。前項渡口不須復開，恐其流經陵寢，關繫重大，已經行令照舊堵塞。訖。

一、原勘議祥符縣地名銅瓦廂仍開濬對岸月河五里。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稱：前項月河已經行委鄭州管河判官姚熙挑完，共長九百丈，曾未兩月，隨復淤塞。蓋水勢趨北而月河乃欲使之東注，不惟水勢難挽，抑恐隨挑隨淤，徒費財力等因。到臣看得黃河水勢難與力爭，前項月河既已挑完復淤，似應不必復濬。

一、原勘議淮安清河口將板閘迤西築壩，下流放水，使河身乾涸，併工挑濬，就將所挑泥沙築爲堤岸。

前件臣於嘉靖十三年八月親詣淮安相勸議候運糧回空船隻過盡，築壩挑濬間，隨因本年十月黃河南徙，山東直隸運道淤塞，節該欽奉勅命臣挑濬濟寧至徐沛一帶閘河，其淮安迤南直抵儀真河道，欽奉勅命總督漕運石副都御史馬卿挑濬。隨該馬卿委官調夫，將前議清河口板閘一帶淤淺河道，俱已挑濬深廣。十四年糧運通行無阻。

一、原勘議新莊清江等開。如濟寧開事例。依時啟閉。

前件已經行仰管閘主事徐存義查照。依時啓閉。施行訖。

### 河道遷改應該停止陸條

一、原勘議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自睢州野雞岡地方淤塞。正身五十餘里。以致漫入平地。注入渦河。今議得趙皮寨野雞岡迤下。至寧陵縣地方。應該挑濬。淤河五十餘里。倍加深廣。導引漫水。歸入正河。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據睢州知州胡瑞。睢陽衛指揮于宗仁在勘得野雞岡而下河身五十里。上年會勘之時。河水未漲。委實淤塞。應該挑濬。嘉靖十三年五月內河水泛漲。自野雞岡至郭節口二十里。衝刷兩岸。河面闊一百二十丈。深二丈。自郭節口而下。河身三十里。雖仍淤塞。但南岸本口衝開新河一道。南行闊二百丈。深二丈。由伯黨集南流十里。至許家樓。分作二支。一支仍南行。闊一百丈。深二丈。從寧陵縣地方陽驛鋪西注入渦河。一支折而東行。漫闊二百餘丈。中流深一丈。流二十里。經寧陵縣地方胡家樓迤東。歸入挑河。北岸邵家口衝開新河一道。

東南行闊六十丈，深二丈，流二十里，經寧陵縣地方崔家樓迤東，亦歸挑河。新衝三支河道，俱各深廣，內一支分入渦河，二支會入寧陵縣城北挑河，俱各通行，似更不必挑濬等因。到臣看得黃河之勢，遷徙無常，俄頃之間，淤決頓異，以故昔日所勘與今日所議不同。所據淤河既已通流深廣，不必更加挑濬。前議工程，應該停止。但渦河中經陵寢，水勢宜減，挑河分濟二洪，水勢宜增。近據河南管河各官節報，趙皮寨分流南向渦河之水漸減，東向挑河之水漸盛，川靈効順，不假人力，臣等不勝慶幸。以後如有淤淺，方可隨宜挑濬。

一、原勘議自睢州地方張見口起至歸德州地方郭村止，應該量築長堤一道，計長一百餘里，以禦泛漲。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據委官睢州知州胡瑞、睢陽衛掌印指揮于宗仁查勘得：上年會勘之時，河水未漲，本州張見口而下俱有涯岸實地，堪以築堤。今年河水泛漲，平地水深行舟，自張見口起至寧陵縣地方五十餘里，近雖水退地出，然近岸新淤湧積沮洳，更無實地，支水交流，斷岸未續。若欲修築長堤，無從聯接，抑且根基不固，頽塌可立而待。歸德州地方飲馬池而下河道兩岸頗高，堪以修

築。但趙皮寨河口上流尙未成堤。則下流雖欲築堤。倘漫水從上倒下。竟成何濟。莫若責令州縣官省諭鄰河地方召集鄉夫。兩岸缺口小而可塞者。用力堵塞。離岸數十步外可修築縷水堤者。各隨地勢突窪。或高三四尺。或高一二尺。根闊四步。頂闊二步。使積凌清明桃花等水。不能滄沒。二麥來年五月麥熟收穫之後。伏秋水發。雖有泛漲。兩岸遠近更加淤澱。或有衝決。修補亦易。年復一年。淤澱有加。岸高水深。漸流成川。雖無隄防可也。等因到道。查得前項長堤。近該本道原任管河副使汪溱議允於張見口起至歸德州地方郭村止。築堤一百五十里。行季杞縣縣丞劉時義部領睢杞等州縣人夫共三千八百五十名。築完長堤共八十五里。隨被衝壞。爲照前堤虛費。固人事工力之未盡。亦地形水勢之未宜。覆轍在前。似難再議。况兩河夾岸俱欲築堤。則四堤綿亘。不下數百餘里。恐非河南一省之力所能料理。合無俯從各官勸議。長堤不必創築。其近河縷水小堤決口。行令各該州縣拘集鄉夫人等。隨宜補築。以防春水。以全二麥。民有實利。官無虛費。實爲兩便。等因到臣。隨該臣公同副使胡宗明躬歷睢州一帶地方。閱視得河水初決之處。必數十里。瀾漫橫流。久之則深者以漸成河。兩旁淤澱以漸成岸。若復量築縷水小堤。加以栽植。隨河低柳。則

泥沙壅積。兩岸自高。省費休民。莫逾於此。前項堤岸。似應停止。

一、原勘議內開梁靖口雖已疏通。下流一帶河身仍須時加疏濬。自儀封縣于莊村舊有見淤月河一道。再挑二十八里。接入梁靖口。達于小浮橋。以殺北岸水勢。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稱。據開封府管河同知王景明呈督同考城縣典史劉仲文勘得。先因趙皮寨南河水小。恐北河洶湧。有傷運道。故議於于莊村梁靖口開濬月河。近南河水勢日盛。若再將于莊口淤河挑濬。北河水勢愈洶。二洪運道。不無阻礙。前議月河。今似不宜開濬。又據夏邑縣知縣滑參會同徐州兵備道委官徐州管河判官項情會議得。冬來水勢消耗。不無坐淤。差官沿河踏勘。如遇淤淺之處。起夫挑挖深闊。不致阻流。將梁靖口起直抵小浮橋出口止。逐段測量遠近里數。并深淺廣狹各數目。備開到道。看得原議挑濬月河。不過欲殺北河之勢。全河皆已南注。而北河自趙皮寨以達小浮橋口。皆淤淺不一。則今日之所當開濬者。不在月河而在於北河矣。時異勢殊。法難拘泥。等因到臣。看得黃河近已南徙。北河近已漸微。前項于莊村月河。委應不必挑濬。虛費財力。應該停止。

一、原勘議城武縣苟村集大堤頭起至濟寧州地方止。創築縷水大堤一道。計長一百



五十餘里。以防北盜。仍將魚臺縣城北小屯起至穀亭鎮南店頭止開挑淤河。引水入運河。以殺魚臺城之患。

前件苟村集至濟寧大堤。已經行委同知戴纓督夫修築一十二里間。該工科郡給事中戴繼奏行停止。今黃河既已南徙。曹縣八里灣至侯家林大堤。又已築合。前項大堤不須更築。魚臺已無水患。前項淤河不須更挑。二項工程。俱應停止。

一、該科原奏內開塞岔河之口。俾自梁靖口經豐場之南。由小浮橋入運河。

前件看得黃河南徙。岔河口以東河道。今不待堵塞。自己淤塞斷流。別無可議。

一、原勘議淮安海口洩水甘溝菊花溝通澗河七十五里。馬邏港四十餘里。羊寨港三十八里。并北滷等溝量開一二處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隻往來爬盪。其餘原有今淤分流處。所斟酌次第爲之。淮安新城河北淤灘挑濬深廣。

前件行據管河郎中鄭鋼呈稱。勘得甘溝菊花溝羊寨港北滷溝各有舊河形迹。間段淤塞。用工通濬。勢必復淤。未必能洩水患。蓋因各河通射羊湖者。則水面兩平。潮汐相通。自河入海者。一日二潮。減洩如舊。海潮隨時消長。初無阻塞不通。及勘馬邏港地勢不順水性。淤塞年久。難以開挑。海口套沙。有通有塞。不礙河流。且風濤洶湧。舟

無羈維。人難用力。爬盪龍爪船亦不須創置。其新城後岸近日新長淤灘。過河北岸水勢不衝。今只於新城後岸栽植深柳。防護堤岸。實爲長計。以上工程。大概不切河患。勢尙可緩。到臣隨該臣躬親於淮海之間。周詢審度。及節行委官相勘得。黃淮二全河之水。俱於淮安清河口會合。河廣約數里。東注而下。河身以漸寬廣。下及安東縣。則已倍加深廣矣。又下及海口。則廣二十餘里矣。初不見其停阻壅淤也。若使海口果爲流沙積隘。則洪河巨流必將停緩盈溢。淮安重鎮。必將立見其沉沒矣。今洪流奔注。初無少緩。淮人平土而居。亦初未見其有所害也。况海口洪波衝蕩。非若安流。舟楫可以往來。縱有套沙。亦非尺寸鐵龍爪所能爬盪。若夫甘溝菊花北瀆等溝。馬邏羊寨等港。及通澗河。開之未必無利。但河廣已數十里。諸河溝港之開。不過數十丈爾。况洪河流向東北。而溝港折向東南。正以水勢不順。以故節年壅淤。今若捐累萬之財力以濬之。祇恐其旋復淤塞。爾蓋海口迤北。委有新淤套沙。然海口迤南。近已衝洗開廣矣。新城河勢又已淤改。前項工程。目前似應停止。以後海口果復沙淤。淮安新城水勢滄沒衝洗。方可另議開濬。

工役甚鉅次第修舉一條

一、原勘議祥符縣地名盤石口添築長堤一十二里。北離二百步。加築月堤一十五里。蘭陽縣地名銅瓦廂。對築月堤九百九十步。考城縣地名蔡家口。自第三堡起。至清涼寺山東界止。創築月堤一道。一千九百九十步。其餘矮薄。并臨時衝刷去處。量爲修築。

前件行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胡宗明呈。看得原議盤石口銅瓦廂蔡家口各添築長月堤。遠近不等。深爲有見。近該本道原任副使汪濬議呈。盤石口自馬家口起。改於回回寨止。長八里一百七十步。又大戶張家前月堤長一里六十步。共長九里二百三十步。行委祥符縣主簿王應奎管理築完。銅瓦廂自本廂迤西。幫築過月堤一道。計長七十五丈。又迤西接連幫築月堤長一百五十八丈。又築斧刃埽堤。東西長六百八丈六尺。行委典史張仁陰陽官栗堯民管理築完。蔡家口自本口迤西。築截水橫堤一道。長四百五十丈。又築本口壩臺。迤東埽堤長一百零八丈。又築埽堤長一百八十一丈。又幫築埽堤長七十二丈。又築埽堤長一百三十丈。行委考城縣主

簿牟銳管理築完。爲照前項築過工程。比之原議堤數遠近。雖少有異同。但今又行據管河判官姚熙呈報。勸過長月堤二道。上自原武下至考城。議欲增培高厚。補築聯續。則視之原議築堤里至丈數。又不啻加數倍矣。其原議盤石口等堤去河太近。况有今議二堤。似亦不必添築等因。到臣。隨該臣躬詣上自河南原武縣。下至直隸山東界止七八百里間。沿河周行相度。看得黃河之當防禦。惟北岸爲重。蓋先年荊隆口黃陵岡累決之口。皆在焉。宋元迄今。累築堤岸形址。皆在焉。臣備詢博訪。歷考審度。蓋河水湍悍衝激。遷徙所向無常。是以堤岸之遠於河者。間獲僅存。其逼近瀕河者。無不衝塌。當行該道委官。將百數十年以來堤岸。擇其中去河最遠大堤。及去河稍遠中堤各一道。坍塌者增修。缺壞者補完。斷絕者接築。務使北岸七八百里間。均有聯續堅厚高大堤岸二重。則前勘應築各堤舉在其中。不須另築矣。但工役甚鉅。年荒民窘。未能猝完。合漸次修舉。期於完固。苟非異常之水。北岸亦可保無虞矣。

### 建開濟運疏

爲修建開座。以濟漕運事。臣竊惟建開節水。以通運者。我朝百數十年來之定規成憲。誠萬世

所當遵行而罔敢或違也。顧閘座建有後先，以故地勢之遠近高下，容有未能齊一者。夫閘近則積水易，而舟行無虞；閘遠則積水難，而舟行不免淺闊留滯之患。若上閘地近而下閘地遠，則其難其患爲尤甚矣。頃者臣奉命疏濬運河，修復閘座，往來魚臺徐沛之間，旣而河道幸通，閘座幸復，臣復往來閱視，見運舟滿載迺流而上者，萬艘畢達，諸閘舉皆無滯，惟沛縣沽頭上閘迤上，胡陵城閘迤下，數十里間，舟行稍遲，必待沽頭閘閉板，積水盈滿而後能進，一遇開閘水洩，未免稍停，仍待積水，臣復嚴督管河等官督調夫役，挑濬倍深，而其患如故，雖不致阻誤行舟，而不免遲留停候，臣迺審視周詢，及躬用水平，反覆測量，而後得之。蓋上閘與下閘地里遠近高下相當，則水勢常盈，舟行自速。今胡陵城閘上距孟陽泊閘僅七里爾，而下距沽頭上閘迺六十餘里，則遠近已懸絕矣。孟陽泊視胡陵城閘僅高四尺餘，而胡陵城閘視沽頭上閘迺高八尺餘，則高下亦倍徙矣。夫地高則水難盈，閘近則水易涸，是以胡陵城閘每遇開放，僅能挽運舟數十，而閘口之水已淺涇矣。又安能下濟六十餘里之舟邪？臣已從宜行管河官於胡陵城閘下二十里間地名爾道口添築土壩，積水接濟，然不過一時權宜，非久遠之利也。迺同管河郎中涂樾等議於廟道口建設一閘，俾胡陵城沽頭上下二閘之間，積水易盈，然運河爲黃河衝洗，自胡陵城而下，漸加寬廣，猶慮久旱泉微，積水難盈，臣復勘得胡陵城下一里

許鷄鳴臺之東。原有小河口。內有上流滕縣新莊橋泉七里溝泉。由昭陽湖出焉。近被黃水淤塞。又勸得沽頭上閘之北金溝口。內有上流薛河沙河玉花等泉出焉。原有減水閘座。近年已被黃水淤塞。臣已節行管河郎中委官調夫。將二口疏濬接濟漕運矣。合將金溝口舊閘修復。稍移臨河溝口。雞鳴臺小河口。創造減水小閘一座。以後運河水盈。則閉閘蓄水以待。涸則開閘放水以濟。仍於昭陽湖下流增築橫亘長堤遏水。俾由上上雞鳴臺小河口以出。則下至沽頭閘六十餘里間。通可接濟矣。隨據管河郎中涂健勘報。廟道口閘估計合用錢糧前來。臣查得今春挑河尙有支剩鐵錠一千八百餘。并石灰等料。及金溝口淤沒舊閘一座。昭陽湖泥淤無用石閘三座。石塊尙多可用。合無通融運用。如有不足。方行增益。及此外匠作工食物料等費。亦有挑河還官支剩銀兩。堪以動支。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九臯。親來閱視。及委官勸估修建前閘物料。與臣所見大概相同。地方輿情。亦皆稱便。但廟道口旣建閘座。即須添設官吏夫役。照得沽頭中閘上閘地。里相距甚近。合無將沽頭中閘閘官裁革。改設廟道口閘吏役。則添撥閘溜夫役。則查照各閘於徐州四縣編僉。其沽頭中閘比照南旺七級阿城荊門上下各閘事例。行令沽頭上閘閘官就近帶管。則官不至冗而事亦不廢矣。如蒙乞勅工部再行計議。如果相應。速爲上請定奪行下。即委管河工部郎中涂健管沽頭閘。工部主事王佩公同

管理。趁今冬歲春初調度興工。剋期修完。務期堅固。造冊稽查。閱實奏繳。則財力不多費而運道獲利濟之益矣。曷勝幸甚。

議免河南夫銀疏

爲地方災傷。量免夫銀。以蘇民困事。據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管河兼管水利副使張綸呈。前事照得本省額設河夫。除近議減編外。實在三萬四千六百名。堡夫二千三百七十二名。河夫每年俱以三個月爲限。如開封懷慶衛輝三府所屬稍近。遞年起夫。每夫徵銀三兩。隨夫解赴工所給散。南陽汝甯河南彰德四府并汝州所屬竈遠。每名徵銀三兩。解發開封府貯庫。臨時顧覓夫役。係是舊規。但黃河爲患。頻年興作。勞役無息。加以連年災傷。民多艱窘。爲照今年災傷比之往年尤甚。下地多被衝沒。高地復罹旱蝗。本道巡行目擊。老幼悲愁。淒涼滿目。其未經地方大略相同。來歲春夏之交。青黃不接。尤難聊生。本道所議工程。起夫徵銀正在貧乏之間。若不預爲呈請。誠恐臨時徵銀不前。起夫不至。河患無備。尤爲難處。及查河道在庫銀兩積有一十萬六千九十五兩有零。夫積而不用。則爲無用之物。今所積既多。合無俯從憫念。地方災傷。預行所屬州縣。將嘉靖十五年河夫銀兩盡數寬免。或量免一半。雖興工動衆。照舊僉派。俱

從召募之例。計日驗工。將開封府庫貯河道銀兩分發鄰工州縣。委官同管夫官。照名給散。是雖用其力。不盡其財。貧民如有願來做工。求價糊口。亦許准聽。如此則人不告勞。工可就緒。而地方藉此以獲生活者必多。其災傷困苦。若有以全濟之者。而公私俱便矣。具呈到臣。竊惟黃河入中土。惟河南一省獨當其衝。被害爲甚。每年編夫殆逾數萬。徵銀調役。勞費不貲。况今嘉靖十四年春。因山東運河淤塞。遠赴挑濬。勞苦殊甚。目今災傷重大。困苦尤極。且自嘉靖十三年以來。凡河南一省夫銀。臣即經批行按察司管河道通行收貯開封府庫。以革寄放鄰河州縣及徑發工所之弊。凡挑河築堤通計丈尺。定擬工數。以革委官多估虛費之弊。目今存積頗多。相應減免以蘇民困。但黃河水性無常。運道關繫重大。合行酌處。如蒙乞勅工部再行計議。將河南一省嘉靖十五年黃河夫役內開封懷慶衛輝彰德四府附近。并鄰河州縣曾經調發山東挑河及蘭陽夏邑等處築隄。并水患尤其蘭陽儀封睢歸寧陵夏邑永城等州縣。各與全免一年。其開封懷慶彰德三府。隔遠未曾調夫州縣。及汝寧南陽河南三府。并汝州全未調夫州縣。各減徵一半。則中州之民舉荷至仁之澤。而河患亦賴以有備矣。



河水集卷六

【附明刻本兩序殘字】

刻問水集序

右副都御史松石劉公奉

山東握憲綱而水土乃嘉靖甲午冬十

寨河遷改分流自濟甯南距徐州

流沙遺礙諸司岌岌

邇遠

濬淤聞

倡乃屬廬于河

從事始乙未正月迄

之上軸

途報

上用功右侍

問水集卷序

悅進公工部

有差乃爰輯公

述集而揚君

也今天下孰

者而重而要

于漕之河之水哉大水之性利與害

行水之道亦惟因利害而順逆之斯善行

水矣然水有疏有濬有蓄洩是故河淺澀而

利導之之謂疏水涸且淤而測術深之之謂

濬或堤或壩以遏其衝殺其勢之謂蓄謂洩

三者雖工用不同同于去水之害以成其利

公實兼而舉之而倏告成于

天定何成功之易乎抑予聞公問水時或謂急

則水易通人海運向非

識緩急權重輕節

者

則安能圖可

功若是 故曰大

核其才敏 確

者已是故彼

役則見其謀 之 斷

之公焉叙修 刻 則見

其周卹 期于

國奮發力其

周天下

十五年秋七月

此者 可以傳矣

賜

出身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掌院事

經 日講官同修

國史奉

開水彙殘序

問水集殘序

勅管校重書

累朝訓錄前春坊

太子左諭德南郡張壁撰

司馬劉松石公治河之績也

之水部楊啓東甫集之也集之也何好問

曷爲裕焉乎歲甲午河徙于南魚

瀦爲鉅浸值早魃諸泉告竭龍

陸人號漕渠阻艱岌岌乎爾

愛元元懼軍國廣需弗給且匱也乃

僚僉謨旣諧乃起公于宅憂

就道始也西循于沛睢于亳宋視

浩浩乎爾弗躬也旣

曹于濮于洗流管管乎爾

也罔弗躬也又其旣也遭迴趙起于汶

于泗上乃訊諸父老諷諸多士

皇皇乎爾胡可理也罔弗躬也已乃謀

有獲焉乃馳疏以聞

命公綜轄諸省發卒數萬人以往公

允芟諸河澌操畚揭懸圭臬豫經制運矩

創器用董章程均輸役恤勞瘁黜庸惰

樂殘創淤則疏也湮則導也潰則隄也

溢則洩也則鑿也則填也

也滯壘則堅也金則緊也

何諸泉噴沸以播于湖以達于

諸渠激湫以匯于河利

用底績

天子聞而嘉之乃晉公為孔

乃庸增厥秩為左司馬統制三

土悲歌我公西歸曷維其已爰懷好音

道南於乎河之為惠振古于茲焉

道性焉

五邊避

未有若祈免

資厥利

也乃若漢築宣房祇沉璧馬宋作斗門

餽餉元創會通尙需海運利一害百

爾惟

明受天純佑河祇圖惟

文皇鼎遷湖易轉漕于南乃命司空禮肇厥河

防嗣沙灣

景武功有貞續厥嗣是決安

命劉忠宣大夏迄今百六十

公承

民害行其所無事已爾茲集也于禮神諸章

見格幽之誠焉于經國諸疏見事

上之忠焉于均役諸法見澤下之仁焉于諭吏諸



約見齊衆之禮焉于治水諸式見拯溺之智  
焉于諭事諸條見投艱之才焉是故誠基忠  
也忠孚仁也仁叙禮也禮達智也智運才也

有茲大者爲政于天下無難矣豈惟水哉  
曰好問則裕公之謂也

賜進士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

經筵日講國史日錄兼管

歷朝寶訓實錄同修三典 蒲慶道

右兩序闕文甚多係據趙敦甫君影寫明刊本排  
印附此每行凡十九字仍照原本他日得字句完  
全者當再補刊耳

汪胡楨識

# 劉天和黃河圖說

## 國朝黃河凡五入運

洪武二十四年河徙陽武黑洋山。由陳潁入淮。先是元至正間河北入會通河。至是南徙。而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命工部尙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疏濬之。九月工成。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北經開封曹濮。至陽穀入運河。潰沙灣東堤。累塞弗績。景泰四年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役夫五萬八千治之。十有八月工成。

弘治二年河決金龍口。東北趨運河。命戶部侍郎白昂役夫二十五萬治之。三月工成。

弘治五年河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堤。趨張秋。入運河。治弗效。六年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役夫十二萬有奇治之。二年工成。

正德四年河決曹單。由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嘉靖七年廟道口淤。命右都御史盛應期治之。役夫九萬八千。開新河。用工四月餘停止。九年飛雲橋淤。河北出穀亭口。十三年冬河南徙。濟寧奪橋下。至徐沛運河淤。上命臣天和役夫十四萬有奇疏浚之。始於十四年正月。中旬迄工於

是年四月初旬云。

古今治河要略

夏書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賢讓治河三策。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爲境。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今堤防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難者將曰。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鑿龍門。闢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竄閼安民。與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

策也。

張仲義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

謂伏秋暴水也。

歐陽修曰：禹得洪範書，知水潤下之性，乃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

宋神宗時，河決恩冀等州。司馬光言：北流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必致決溢。是移恩冀之患於滄德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然後塞之。神宗曰：東北流之患，孰爲重輕？光曰：兩地皆赤子，但北流已殘破，而東流尙全爾。

宋神宗謂輔臣曰：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

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流行既久，迺遷淤澱，久而必決者，勢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今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致漫流爾。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異也。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浚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汙。因直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壅生潰。滯生涇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關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墮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剗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捲牽制。繩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楫。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禹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分。此禹治河之道也。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偶合於禹所治。由是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數百年。至宋。河又南決。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

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禹之無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分爲十則頓損。又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此。

丘濬曰。曩時河水猶有所潞。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南河之數。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矣。後世治河者。往往與水爭利。其行也強而塞之。止也強而通之。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誠能沿河流相地勢。擇便利就汗下。條爲數河。以分水勢。使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積以歲月。隨見長智。害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又曰。漢唐以來。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宜今河南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東溢。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雖不能使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可暫蘇息矣。

元史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四閱月始至。是冬還報。翰林學士潘昂霄。臨川朱思本。各有撰述。大率河源東北流。歷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遼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入河東境內。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至河中潼關。又東流

九百餘里至開封。又東南分流。一由梁靖出徐州小浮橋口。一由宿州出宿遷小河口。一由臨河出懷遠荊山口。通合於淮。○又一千四百餘里。通計萬有餘里云。

治河臆見

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嘗周詢廣視。歷考前開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濁。下流束溢。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淤。伏秋暴漲。驟退則淤。一也。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極湍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今於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無長江之淵深。三也。濱河郡邑魏城堤外之地漸淤。高平自堤下視城中如非然。旁無湖陂之停滯。四也。孟津而下。地極平衍。無羣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六也。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瀾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即幸河道通直。下流無阻。延數十年。否則數年之後。河底兩岸。悉以漸而高。或遇驟漲。雖河亦自不容於不徒矣。此則黃河善決遷徙不常之情狀也。故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下。畢智殫力。以從事。卒莫有效者。勢不能也。甚者喜功生事。妄興大役。以勞民病國。曾不旋踵而或淤或決。可畏也已。然則河終不可治歟。曰。賈讓宋濂之說備矣。而

今則未宜。蓋南經園陵，北妨運道。河之所洩，惟徐邳之間爾。復多阻山，治之倍難。與古大異，勿與河爭之一言，則萬世治水之定論也。若歐陽修司馬光而下，吾咸取法焉。然則河終不可入運歟？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閘座，衝廣河身，阻隔泉源，害豈小邪？前次張秋之決，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鑿已。議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故永樂迄今，治河則於澹，則澹之決，則塞之而已。誰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於北岸築堤捲埽，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過盤剝寄頓，及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如邇年魚沛河水自至，則不得已而聊幸目前舟行之便利。後害雖大，不暇計矣。然僅二百餘里爾。上至濟寧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諸泉之利也。顧可泥近小而忘遠大邪？苟已去而復引之，則億萬之財力徒捐，而數百里已平之故道難復。當事者所深懼也。况昔人已慮及此邪？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爾。蓋勞費正等，而限以斗門，澇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於節制之爲萬全也。而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通，抑何敢以輕議邪？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入，而後深廣。近夏邑新開東北之流，賴以下濟，聖化潛孚，川靈效順，不假人力，治水之臣，惟當時疏浚，慎防禦，相



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然則中州之患。何以恤之。議者云。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當衝郡邑。作堤障之。不壞城郭已矣。被患兵民。蠲其租役。不至流徙已矣。謹三復斯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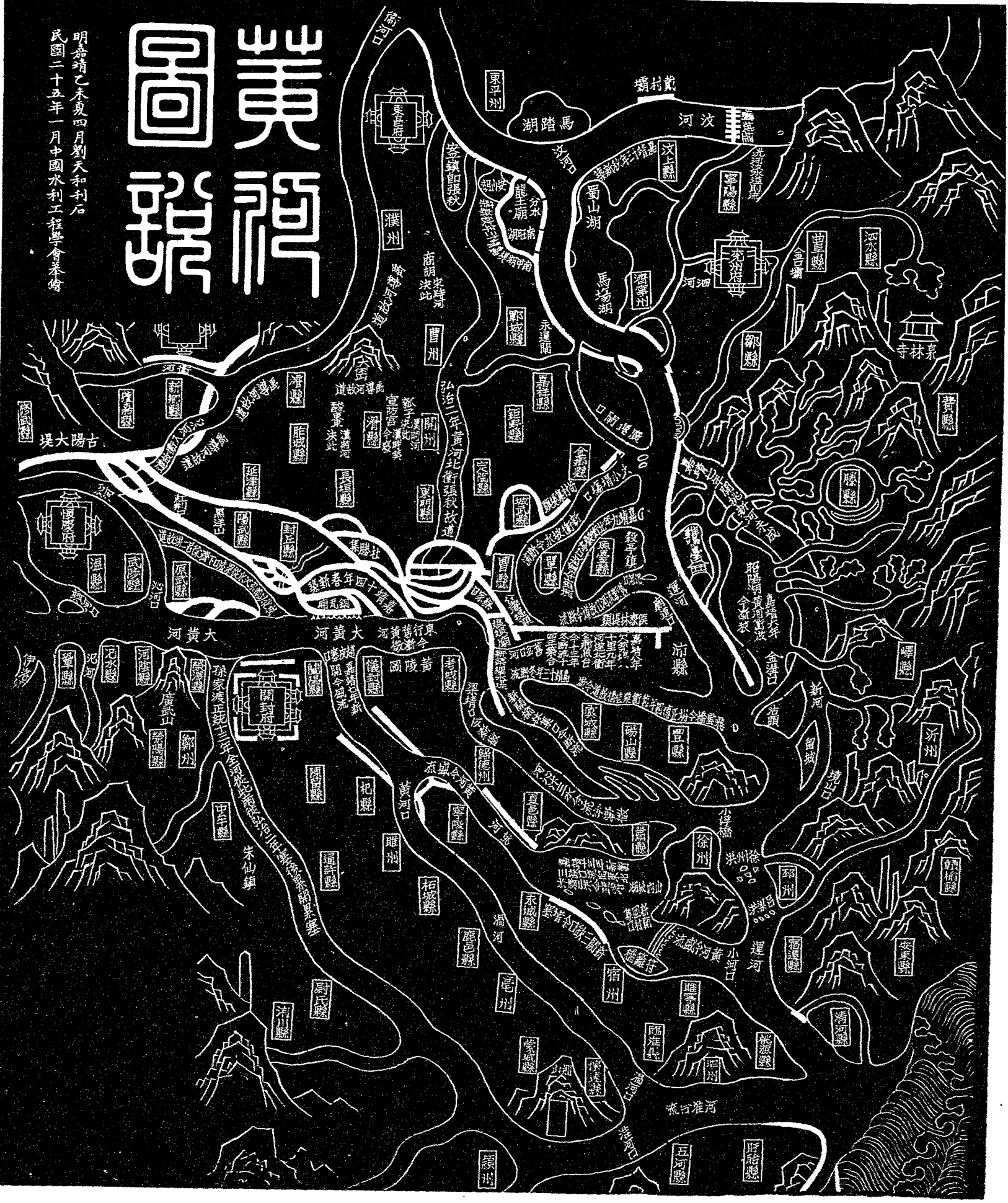
嘉靖乙未夏四月。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麻城劉天和書

此碑現存陝西長安。蔡君亮工以拓本見贈。與問水集多所發明。因附刊於集後。字多漫漶。不克影印。故鈎摹原圖。製成縮本。而以圖說三篇附錄於此。

汪胡楨識

# 黃河圖說

明嘉靖乙未夏四月劉天和刊石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中國水利工程學會奉繪





運 航



力 水



洪



溉 灌



水 給



# 中國水利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問水集 明·劉天和

每冊實價一元

句讀者 汪 胡 楨

校勘者 徐硯農 吳慰祖

發行者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

(南京梅園新村三十號)

代售處 上海 生活書店

南京 正中書局

南京 中央書局

印刷者 東 南 印 刷 所

(南京洪武路二十五號)





685